

次序割析詞義淺薄不經梁武敎沈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
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
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缺尚多其中原
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敷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
所有藏四千卷亦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
史未能全具孝文始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
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
基關右外通強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
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牛弘
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
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
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
韋霽南陽杜預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
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

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
相構至以貯之東至藏甲乙西至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
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墨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
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
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舩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其
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
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
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
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例削其浮
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
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度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缺焉
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
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於此志云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享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支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演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尖紀曆樞合神務孝經句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郝氏表氏說漢末郝萌集團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尖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以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

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太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及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石渠議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施讖論易周禮孔穎達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各以經議對蕭望之平奏其議天子稱制臨決焉乃立梁立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白虎通

後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作白虎通令班固撰集其事凡四十篇今所存本乃四十四卷篇首於爵終於嫁娶大抵皆引經斷論却不載稱制臨決之語

漢校定中書五經

伏湛元孫元忌世襲湛爵為不其侯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求和元年詔元忌與議即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其後元嘉中成

漢大學石經

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術數天文妙探音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與堂谿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覃賜等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者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洛陽記大學堂前石經四部

盧植尚書三禮

盧植熹平四年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大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攷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晉中經

晉得汲冢古文竹書詔荀勗撰次以為中經

五經通論

束皙

咸平重校七經疏義

咸平四年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等上重校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三卷命模印頒行

五經鈎沈

晉楊方傳方為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沈更撰吳越春秋行於世。隋志五經鈎沈十卷

咸平龍圖閣五經圖類

徐邈五經音訓

徐邈傳孝武帝始覽載籍招延儒學之士太傅謝安舉邈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

音訓學者宗之

五經同異評

徐苗傳家貧好學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

巾箱五經

梁衡陽王均嘗手自細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以備遺忘

唐五經正義

唐太宗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名曰五經正義

五經精義

開元九年二月丙申詔揚安國等五經正義以五經精義為名

九經師授譜

韋處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六經法言

唐高重厚路隋撰五經粹要二十篇號六經法言穆宗時

唐石經

高重為國子祭酒與鄭覃判定九經于石鄭覃文宗時為相以經籍初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共力雖判準漢故事鑿石大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訛文刊于石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正其訛文

唐新修六經要言

敬宗時崔郾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為十篇以便觀省

諸子百家門

孝經類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孔子既序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真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

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闔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一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出隋志

說齊孝經序云

孔子為魯參言孝道門人錄之為書謂之孝經更秦滅學漢河間獻王得之顏芝家凡十八章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至壁劉向校書定著十八章至於唐諸儒說者且百家孝明皇帝詔諸儒集議劉知幾

詆鄭注請行孔傳司馬正非之力申鄭說帝乃采集六家自為之注頡之天下以十八章為定元行冲為之疏本朝邢昺增損之力正義訓詁證引詳矣先正司馬公范公皆為古文指解所發明益以通暢夫孝百行之本學者所當先聖人之言簡嚴易直而天人備固非一家所能究其說故拾諸儒遺意相與講貫務通理而不飾文學者以筌蹄觀之庶幾不悖先聖人之意。正義云按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漢初除挾書之律芝子真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右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庶人章分為二為三又各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栩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星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為之也鄭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乞加商量遂依所請。曾參字子與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傳。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章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劭抑又

考索前集卷之八
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宗。何休注訓孝經論語皆經緯典謨傳。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明帝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章句後儒。正觀十四年太宗觀釋奠於國子學詔孔穎達講孝經禮樂。天寶三載大赦詔天下家藏孝經宗。

論語類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叙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陳群王肅周生烈皆為義說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

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先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藝文志。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者也。仲弓子游等撰定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賢集定故曰撰定也鄭元。論語者五經之轄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矣。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龔奮夏侯勝韋賢及子无成魯扶卿夏侯勝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宋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王生並傳之王吉名家。古論語者自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為

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于學官鄭元注本就魯論張包周之篇考之齊古為之注焉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群王肅周生烈之說為集解正始中盛行于世正義。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平帝詔召天下通知論語教授在汜為駕一封軹傳遣詣京師本紀。王通隋末大儒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王績。或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相與為之爾當時孔子弟子雜記其言然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柳論語辨正

孟子類

孟子名軻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出藝文志。魯公族孟孫之後師孔子之孫子思著書七篇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

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可謂亞聖命世之大才也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與似非孟子本其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撰次難疑答問成書七篇後漢趙岐為章句析為十四篇唐林謹思以弟子記軻之言不能盡其意故演而續之作續孟子二卷本朝馮休謂孟子有可疑者或門人所增益乃作刪孟一卷司馬。孟子之書亦不必論其文之如何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足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公孫宣公所校定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屍道答賈子莊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攷之則知愈言非妄也其書孟子所見諸侯名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予以愈言為然屍。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

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以所好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之書列傳。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
人之道易行尊聖人之道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其存
而醇者孟軻氏而止爾孟氏醇乎醇讀荀。孟軻好辯孔道以明鞅環
天下卒老于行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進學

群書考索卷之八

群書考索卷之九

前集

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正
教諭譚璋校正

經史門
諸經

漢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愚因是以考諸經不能無說於此蓋自易太卜掌三易之法皆出於伏羲一曰連山伏羲二曰歸藏黃帝三曰周易文王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藝文志云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六爻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之屬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所謂周易者然也及秦燔書而易獨以卜筮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亦可謂全書矣然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惟費氏之經與古文同而孟梁丘之經則未免有盛欲悔亡之脫畧及晉大康之世汲冢所得易經雖與周易上下經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孫辭則異汲冢之書固不可盡信而孟梁丘之易則自商瞿子木傳之田何者也乃復有參差焉何哉漢藝文志載易經十有二篇顏師古以為上下經及十翼故有十二篇自費氏始以卦象文言雜入卦中而陳元鄭康成之徒皆學於費氏故十二篇之易遂亡王弼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而古經遂不可復矣至於三易之名為杜子春之說則以連山為伏羲歸藏為黃帝為鄭康成之說則以連山為夏歸藏為商孔穎達之作正義則以連山氏為神農歸藏氏為黃帝其可不折衷於此歟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隋藝文志有歸藏十三卷冠於周易之首以本卦尚存姑備商之缺云自孔子討論墳典而所謂三墳之書在伏羲氏天則曰山墳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八者而已在神農氏地則曰氣墳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八者而已在黃帝氏聖則曰形墳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八者而已三墳之目見於孔安國而漢藝文志已不載本朝元豐中毛漸因奉使西京得之其中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一篇嗣征引政典孔氏注乃謂夏后為正之典籍今正典之文頗合

豈偽邪館閣書目云皆依托也夫子斷自唐虞以下而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足書百篇此所謂書者然也柰何秦火之餘濟甯伏生漢文帝時

天下無有命伏生之治授晁錯而教於齊魯之間者不過二十九

篇而已孔安國得古文尚書於孔氏之壁者比之伏生增多二十五篇

安國始定為五十八篇作傳而漢藝文志乃曰尚書古文止五十七篇

鄭康成序贊以為安國所定之書後又亡其一篇與安國之序不能相

合劉向所校歐陽夏侯三家之經比之古文多有脫畧此蓋伏生所傳

之本而馬融鄭康成所作尚書傳注如隋志所載乃云雜以經文非孔

氏舊本蓋孔氏之書以巫蠱之事不復以聞逮至後漢其本遂絕間有

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與古文孔傳相

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頤始以孔傳奏上

而獨闕舜典乃取王肅之堯典分而續之自慎微以陸德明釋文云今

之舜典乃王肅本也自是歐陽夏侯之學馬鄭王肅之注皆廢而古文

獨行於世矣即孔傳也若乃無偏無頗洪範之舊文也唐元宗以聲不協語

此乃唐今改而為無陂又命衛包易古文以從今文三年猶未害也彼
漢之張霸乃為百兩之篇文意淺陋劉向校之非是遂黜其書則何為
偽妄若是哉有如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秦誓獻之與左氏國語孟子
所用秦誓不同漢魏諸儒因疑其謬而齊建武中姚方興亦造孔傳舜
典自言得之大航當時集議咸以為非而隋之劉光伯炫乃取以列諸
本第人遂以為舜典之篇出於姚氏此蓋隋志及史通之所載者其真
偽不待校而明也以至汲冢古書出於晉武帝咸寧五年汲冢人於魏
藏于秘府而荀勗撰次以為中經而後啓之殺盜太甲之誅伊尹共伯
之名和則與經傳甚矣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
壁之殘缺者隋藝文志載之尚書之末果可信乎自三百五篇之詩刪
於夫子更歷嬴秦其書獲全得非以諷誦不獨在於竹帛蓋於漢而後
有齊魯韓毛之學此詩之所以分為四也然齊詩至魏而亡魯詩至西
晉而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存自左氏為春秋傳
三十卷而公羊十一卷名穀梁十一卷名齊相繼為之後復有鄒氏十一
魯太史而公羊高齊人穀梁人名亦

夾氏十一之傳而鄒氏無師而夾氏未有其書亦得以並名於世此春
秋所以分為五也然惟左氏至晉社預而為之集解至隋而盛行公羊
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矣若乃禮之書自秦而後缺壞為甚高堂生傳
士禮十七篇而河間獻王又得古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出鄭氏
經典釋文所引其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則多異其外則逸禮是也至劉
向考校經籍因而第之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
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
戴之學融又是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也高堂
生所傳士禮即今之儀禮也禮記之作出自孔氏然正禮殘缺無復能
明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七十子之徒
共撰所聞以為記而月令則呂不韋所備王制則漢博士所錄緇衣公
孫尼子所撰蓋非復古之全書矣秦始皇深惡周官至於漢武帝開獻
書之路周官一經既出於山巖屋壁之間而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
得見焉其後劉向校理秘書始得著錄然亡其冬官一篇乃以考工記

足之隋志又云河間獻王以千金求冬官不可得遂足以考工當時諸儒共排以為非是劉歆獨識之後又有杜子春者能通其讀而鄭眾賈逵之徒皆傳其業焉隋志以為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缺冬官一篇而六藝論則以為周官壁中所得六篇而同異既未可知蓋非古之全經矣至於漢藝文志所載孝經古文有二十二篇之分而字讀皆異至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論語古文有二十二篇之別而齊魯二家篇目又別不同祈堯曰以為從政分子張為二篇是古論之殊也增問王與知道是齊魯之異也後張禹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志無師說然考之當時論語之傳授齊則有王吉貢禹之傳魯有龔奮蕭望之張禹之屬前漢志而孝經又有后蒼翼奉輩相傳以名其家此所以不絕於後世歟雖然經因出於聖人也乃若輔翼而推明之則諸儒之功焉自西漢之後其擬其續之者有其人矣楊雄之太元王長文之通言是所以擬乎易也晉書書四卷名象時人比之太元孔衍刪取典言而依漢尚書白居易作湯征篇以補逸元可下也

書王通取漢之制詒誌策而謂之續書此漢制詒晉中書百二十篇以者上篇系王勃補陳正卿唐纂漢唐以來詔策章疏而為續尚書是所缺逸定著二十篇

以擬乎書也東晉之補亡六篇王通之續詩以備六代而有化政頌歎之名是所以續乎詩也魏證之類禮是又續乎禮者也晉鑿齒人晉時之

漢晉春秋始光武而終晉愍王文中之元經首太熙而止開皇孔衍之漢春秋檀道鸞之晉春秋韋述吳兢之唐春秋此又欲續乎春秋者也

其傳而訓釋之者亦有其人矣以言乎易則崔彖之易林後漢建武初凶吉王弼之大衍論魏尚書即陸德明之文句義疏李鼎祚之集註裴

通之易書王勃之周易發微以言乎書若伏生之大傳劉向之洪範五行傳說向在成帝時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周秦漢有祥瑞災異劉陶之中文尚書棘漢連傳

禍福著其占驗此類相從九十一篇專為鳳兄弟設也牟長之尚書章句王肅之尚書釋駁李顥之尚書新釋以言乎詩則若鄭康成之詩譜

王肅之毛詩義駁楊義之辨異許叔牙之纂義唐正觀時為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作為

十篇高智周曰欲陸機之草木蟲魚疏楊嗣復之草木蟲魚圖唐開元中明詩苟宜先讀此

命集賢院撰詩草木虫魚圖并會物以言乎禮則若馬融之周官傳

卷十一傳元之周官評論陳即戴聖之月令章句卷十二何承天之禮論

卷十一傳元之周官評論陳即戴聖之月令章句卷十二何承天之禮論

皇侃之禮記講疏賈公考之禮記正義卷六十而周禮儀禮又合為之

疏焉若春秋繁露則作於董仲舒春秋釋例本為家譜第春秋長曆

一家則作於杜預春秋調人左氏解也公穀皆為春秋全綜則作於劉

兆官謂春秋二經三家朱塗諸篇議紛然乃合三家之異取周春

秋義函則作于于寶春秋纂例則作於高重文宗好左氏高重時為

藝文字春卷是也左氏解誼則作於伏虔公羊注作於何休休訓釋其詳

大體申乃更注又注於王接穀梁集解作於范甯惠帝時補尚書致中

善解遂世所重而又作於徐邈春秋通例則作於陸希聲病諸儒執

然故作此春秋三傳總例則作於韋表微此則春秋之學也孝經義疏

則作於皇侃孔穎達孝經制言卷則作於唐元宗元宗自注孝經詔行

廣孝經則作於徐浩乾元二年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論語章句則作於張禹此以成帝好故

邕為東觀議即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
平四年與楊賜韓說覃颺等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丹
於碑使工鐫刻石於太學之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且
視及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洛陽記太學堂前石經四部。盧植熹
平四年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
上言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攷禮記得失裁定聖典刊正
碑文

唐石經

鄭覃文宗時為相以經籍刊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共
力刊讐準漢故事鑿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琳等是
正其文刊于石文宗定五經錄之石張參等定正其訛文

儀禮

韓愈嘗苦儀禮難讀以為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班固志藝文以
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儀禮同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

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
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寧不
獻之朝乎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
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賓行饗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簋蓋之實銅
壺鬲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說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蓋講師
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
侯伯子男乎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
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
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
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
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
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夫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
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

本儀禮為未賈公彥言周禮為未儀禮為本論章疏之詳畧齊
黃慶之舉大畧小經注疎畧隨李孟若舉小畧大經注稍簡是皆考

究精微者焉

諸子百家

自太史談為六家要指之論而劉歆所奏七畧有輯畧六藝諸子詩賦
 兵書術效方伎之目班固作漢藝文志以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
 而已今攷藝文志之所載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
 雜曰農曰小說此所謂十家者也而儒家則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則出
 於史官陰陽家則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則出於理官以至於名家之出
 於禮官墨家之出於清廟之官縱橫家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則出於
 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則出於裨閭官則亦未有無所本者
 然孟堅所謂可觀者九家而於小說家則曰君子弗為得非說家或在
 所指乎孟堅於諸子十家之外又有兵家天文歷譜五行醫經皆刪劉
 歆七畧之說以備于篇者也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皆列於子
 部豈亦倣孟堅之體乎隋書之志經籍唐書之志藝文儒道法家名墨
 縱橫之類大抵與班固而陰陽之家不列於目而唐志又始以雜藝術

類然後諸子百家之書燦然可知也夫所謂儒家者何也若晏子

則為晏平仲之書曾子則謂曾參之書公孫尼子則為七十弟子唐志

四弟子之書隨志董子則為戰國董何心之書墨魯仲連則為魯連子

之書漢魯仲連子鹽鐵論則休於巨寬潛天論則作於王符昌言則作

於仲長統申鑒則作於荀悅魏子則作於後漢之魏明本牟子則作於

後漢之牟融中論則作於魏之徐幹體論則作於魏之杜恕法訓則作

於蜀之譙周續說苑則作於唐之劉昺古今說苑則作於唐之李吉甫

若乃新語則作於漢之陸賈新書則作於賈誼隋志云賈新序則作於

劉向成帝求始元巨子新論則作於巨譚子新語則作於顏譚志林

新嗜則作於虞喜而夏侯湛華譚亦皆有新論之作王子正論則作於

王肅袁子正論則作於袁準正言則作於于寶正覽則作於梁周捨而

唐之褚光義亦有正論之作此豈非儒家者歟所謂法家者何也唐

鬻子之出於鬻熊唐道德經之出於老子鄭氏傳其學田子之出

於田駢莊子之出於莊周列子之出於列禦寇廣成子之出於商路公

張大蘇子之出於蘇彦宣子之出於宣聘陸子出於陸雲抱朴子內篇
之出於葛洪而黔婁子則出於齊之隱士鱗鵠冠子則出於楚
之隱人隋志文子之書雖曰出於老子第千而班氏以為似依托者此豈
非道家者歟所謂法家者何也唐藝文志管吾夷之有管子商鞅之有商君
書謹到之有謹子申不害之有申子韓非之有韓子鬼錯之有新書董
仲書之有春秋決疑崔寔劉虞魏之有政論魏巨範之有世要論梁劉
邵之有法論杜佑之有管氏指畧此豈非法家者歟所謂名家者何也
唐藝文志若鄧析子則鄭人與子產同時者若伊尹文子則與宋鉏形俱游
稷下者若公孫龍子則為堅白之辨者若惠子則所謂惠施而與莊子
並時者漢志至於魏廬毓之九州人士論劉邵之人物志梁姚信之士緯
范謚之辨名苑杜周士之廣人物志唐志此豈非名家者歟曰墨子唐志
則為墨翟之作曰隋纂子曰胡非子則為墨翟弟子之作隋志此所
謂墨家者然也曰蘇子隋志則為蘇秦之書曰張子則為張儀之書而
鬼谷子者隋志以周世隱人目之唐志以蘇秦目之而皇甫謐樂藝

方亮公之注梁元帝有補缺子之作唐志此所謂縱橫家者然也若尉繚
子唐志則作於六國時之尉繚尸子則作於魯人之尸佼呂氏春秋之作
於呂不韋淮南子之作於劉安論衡之作於王充風俗通義之作於應
邵說林之作於孔衍抱朴子外篇之作於葛洪金樓子之作於梁元帝
古今注之作於崔豹續古今精義之作於唐周蒙類苑之作於劉孝標
群書治要之作於魏證帝王畧論之作於虞世南理道要訣之作於杜
佑此所謂雜家者然也四人月令之作於崔寔齊民要術之作於賈思
協荆楚歲時記之作於宗慄玉燭寶典之作於杜臺卿秦中歲時記之
作於李紳四時纂要之作於韓鄂而范子計然之書則范蠡與計然之
所問答此所謂農家者然也張華之博物志顧協之瑣語劉義慶之世
說劉孝標之續世說裴子野之類林其皆小說之謂乎以孫子之兵法
而魏武帝杜牧賈林筆皆為之注武帝又為之續以吳起之兵法而賈
誦孫鑄亦註釋之若曰六韜隋志以為太公之作而漢藝文志止曰太
公二百三十七篇初無此書之名雖有周史六韜載之於志然注言慮

襄之間或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顏師古即今之六韜而亦不指為太公之書則不知隋志將何所據邪有如黃帝之六一兵曆太公之金匱三官兵法隋穰苴之司馬法黃石公之三畧魏武帝之兵書接要司馬彪之兵記孔衍之兵林李靖之六軍鏡吳兢之兵家正史李德裕之西南備逐錄其兵法之謂乎靈憲圖漢澤天儀則張衡為之澤天象注則吳王蕃為之天儀說要則陶洪景為之靈臺秘苑則庾季才為之而釋周髀乾坤秘奧法象志則李淳風為之輿天集以至石氏之星經傳讀并氏之四七法其皆天文之謂乎若曆譜十八家見於班氏之志而四分曆則李梵為之景初曆則晉陽偉為之曆術則何承天崔浩皆為之皇極曆則劉焯為之曆義則淳熙一行為之九章重差則為之於劉向算經則為之於張正建韓延夏侯陽九章算術則為之於徐徽徐岳九章算經五曹算經則又甄鸞為之其皆曆算之謂乎京房則有周易占周易林焦贛費直管輅則有易林而費直則又有易內神靈郭璞則有周易新林晉史緯則有龜經是所謂五行者也秦府十八學士及凌煙功

臣則闡立本圖之開元十八學士則商榷韋無參圖之是所謂雜義者也若皇帝素問黃帝甲乙經黃帝八十一難若扁鵲內外經若岐伯交經是又所謂醫經者也而班氏之志有曰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噫不知是何以見儒術之尊非諸家之比哉嘗觀荀卿論十二子有曰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是他嘗謂牛也漢志有忍情性以異為高不足以及合大衆明大分是陳仲史鱗也上功用夫儉約而慢差守是墨翟宋鈞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不可以經國定分是謹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辨而無用是惠施鄧析也然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也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唯唯然不知其非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今夫仁人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聖主之迹著矣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有曰陰陽之術太詳而多是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
長幼之禮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而強本節
用者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
者使人儉而善失真然而正名實不可廢也道家者使人精明專一動
合無形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
應物變化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班固之論九家有曰者儒家者流
助人君明教化游心於六經之中留義於仁義之際於道最為高唐虞
之際商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
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
之患也道家者流清淨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
則絕去禮學兼棄仁義陰陽家者流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時此其所
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舍人事而事鬼神法家者流信賞必罰
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任則法而傷恩
薄厚名家者流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此其所長也警妬予者為之
則折亂而已墨家者流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也及
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別親疎縱橫家者流
權事制宜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譏而棄其信雜家者流兼
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濫者為之則漫羨而無
所歸心農家者流播百穀勸農桑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
並耕悖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或一言可來此亦芻蕘狂夫之義致遠
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夫諸子者皆起於王道既衰時君世主好惡殊
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持說取舍諸侯
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文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
折中皆股肱之才也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
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觀太史公於儒不深取論道家甚詳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
參以清淨治天下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出來變更紛紛而擾卒無
所補太史公之所以病儒者非果以儒為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太史

公說詩書禮樂春秋以為學者至今則之夫豈以儒者為無益哉觀
史遷與董生論春秋一段亦可謂識得儒者

河圖洛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牧以為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
殊不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經傳之明文古今之通論也故劉歆馬融
孔安國之徒謂天授伏羲以河圖錫禹以洛書然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不可易也而河圖之數則四十有五洛書之數則五十有五其不
同者何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今大衍之數止於五十又何也蓋五者
中數也在五行曰土今以四時論之木王於春火王於夏金王於秋水
王於冬惟土分王四季十有八日共成七十二日以歲四時之間而成
歲功也今大衍止五十蓋三才分四象著五者退藏於密也其用四十
有九由體起用也分而為四十有九合而為一然則無為而為者其惟
五乎河圖者大衍之本也其數五居中而一與九次之三居乎左之中
四與八次之七居乎右之中六與二又次之總為四十有五而止蓋虛

十者是亦上也蓋大衍所虛者生數也河圖併與成數而虛之然河圖
或縱或橫皆十有五今以五居中象易之大極也虛十於中是不縱不
橫亦十五也豈天地密意歟若洛書其疇雖九數亦五十有五五行也
五事也八政之典五紀也六三德之典十稽疑也八庶證也五福之典
六極也唯大衍之五十皇極五也特不言數豈非非數之數然後於數
之中而有所統會也然則易之太極河圖之五洛書之皇極經天緯地
宗主萬變乃象數出入之門皆不離乎此也孰謂天地五十有五河圖
四十有五洛書五十有五而有異者哉雖然易與洪範相為表裏後世
呂不韋取而著之月令楊雄以是而草太元劉向以是而作五行傳班
固范曄以是而作五行志皆第相沿仍宜其一揆而或異同何也易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曰天數五地數
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則
數至於五而不及於六七八九十何也月令春秋則其數八夏則其數
七中央其數五秋則其數九冬則其數六又不及於二二三四十何也

太元經曰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又不言於十何也洪範則以水火木金土為序易則不言大禹謨則以水火金木土為序而增殺為六府者何也月令則以木火土金水為序太元則以木金火水土為序班固劉向以水火土金水為序范曄則以木金火水土為序又何也蓋易不言水火金木土者以既寓於四象則不待言而理自存猶禮官不言垂象也其洪範不及於六七八九者即其生數可以見其成數也太元經曰一德而作二生一刑而作五尅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父子之道也不相殄乃能相治君臣之道也大禹謨之言以水治火以火治金以金治木以木治土以土治穀相治之理也增殺為六府者土爰稼穡禹論其可歌之功也呂不韋月令據夏小正以正四時則以德之盛者言之也劉向做月令而作傳班固擬劉向之傳而作志故其序一與之同皆取相生亦猶制地之律以資生為功故黃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羽之義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楊子雲擬易而作太元故合生成之數范曄作志則本太元而衍曆故其序與之合以自下剋上為言水受制於金金受制於火火受制於水水受制於土皆取相制之義也

太衍

易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又曰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於天地之數減其五也韓輔嗣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然則五十有五乃天地陰陽奇耦之數非謂衍天地之策也衍天地之策則夫五退藏於密其數所以止於五十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地之天生氣也馬季良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有二月十有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

有九轉運而用也荀爽則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有八加乾坤二用
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有九也鄭康成則曰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者以五行氣通於萬物故減五

太衍又減一故四十有九也姚信董遇則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
六以象六爻之數故減六而用四十有九顧愷則曰此五十數以數神
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以明不可言之義數子之言皆未為得
而韓輔嗣近之京房知二十八宿之小而遺其七政之大李良不知四
者同氣而總名耳荀爽以八卦言之加乾坤以足之則又重舉乾初九
之一爻諸說亦迂矣蓋天一下降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地地二上騰與
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天三左旋與地八合而生水於東地四右轉與天
九合而生金於西天五冥運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以奇生者成而耦
以耦成而奇天陽也故其數奇也陰也故其數耦其耦相合而五十有
五之數備太衍之數減其五者五行之用也虛其一者元氣之本也蓋
天五為變化之始散在五行之位故中無定象天始生一肇有其數也
而後生四象五行之數今焉而虛一不用是明元氣為造化之宗居尊
不動也既以減五又以虛一然後以四十有九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
儀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揲其蓍皆
以四為數以象四時四揲之餘歸此餘數於所揲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揲而後掛以陽爻之六一爻三十有六策六爻故二百一十有六也
陰爻亦六爻二十有四策六爻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十此舉
中道以言之

策者揲而所得之數乾坤之策皆取老陰老陽之數老陽之數三十
有六六之則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
坤之策故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陰
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合為策故象萬物也

當期之日二篇之策

乾坤之策皆一定之數出於大衍者也故大衍之數先天地而乾坤
之策次之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夫大易之數何也參天兩地之數也所以參天者天秉陽八卦之陽爻皆得參天之數

參天一爻當三三為九

所謂兩地者

兩地蓋坤六斷則一當二故也

地秉陰八卦之陰爻皆得兩地之數惟陽爻得參天之數故乾之陽爻三得自然之數九當揲著之際三揲俱少則計所揲之餘得四九之數所以為老陽惟陰爻得兩地之數故坤之陰爻三得自然之數六當揲著之際三揲俱多則計所揲之餘得四六之數所以六為老陰三男之爻一陽而二陰得自然之數七揲著之際兩多一少則折揲之餘得四七之餘而七為少陽者自然之理故三女之爻一陰而二陽得自然之數八揲著之際兩少一多則所計揲之餘得四八之數而以八為少陰者自然之理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止於四十有九而九七八六之理存陰陽老少之理明增之一則於揲為贅不可也減之一則於揲有缺

不可也此自然之數歟河圖得自然四十五之數洛書得自然五十五之數亦猶周天之度周曆之日或贏或縮亦皆本於自然也或者求九七六八之數而不得考陰陽老少之理而未明乃謂陽動而進以進為文故少七而老九陰動而反以反為文故少八而老六又惑於不用十為老少之說乃謂臣不可以加君陰不可以加陽故不用十而用八則其於自然之理蓋亦昧而不通者歟昔子雲作太元以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虛其三而用二十有三司馬作潛虛三百六十四變變著一日以周曆數亦本於自然數之理也所以著之德圓而神顧取而用之如何耳

群書考索卷之九

畢

前集



群書考索卷之十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諸子百家門
 諸子類
 教諭譚璋校正

家語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
 言語也後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
 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
 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
 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京師士
 大夫皆迭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
 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仕京師切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
彙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
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
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按班固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則以肅
之所注者在可疑也第閣書目

國語戰國策孔衍春秋後語同馬彪九州春秋

左丘明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
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為經藝
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

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
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
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
之流三傳之亞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

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各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孔衍又

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
於楚漢之際此則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漢司馬彪又錄漢
事因為九州春秋尋其統體亦近代之國語也。左氏國語其文深閎
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
者溺其文采而論於是非是知一有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
作非國語佛文作非

爾雅

張晏撰藝文志注云爾近也雅正也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著爾雅
一篇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
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周公所作也今俗所傳爾雅三卷或言仲尼所
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陸德明釋文云釋詁蓋周公作邢
昺疏云釋詁一篇相承以為周公作但其文有周公後事故先儒共疑

馬漢藝文志爾雅二十篇今為十九篇郭璞注陳步博士孔鮒撰小爾雅十三章甲術詁訓張揖廣雅三篇今逸雅廣雅音存隋曹憲因張揖廣雅附作音解更為十篇避煬帝諱改廣為博雅今存十卷李百全以蜀語為蜀爾雅李百全劉溫潤採摭羗虜之言以華音釋之為羗爾雅中。神宗朝陸佃固進對論物性進說魚說本二篇自是益加論撰成埤雅二十卷書月補

西漢郭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特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劉歆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謂外戚傳補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西京。若言胡不承權真及緇衣之席考此**秦康**鄭武之詩在周公之後明矣疏。歐陽公本義亦謂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爾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自爾以後世罕得聞至漢武帝特尊

南人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故爭相傳授爾雅之業於是遂顯其後雖注者十餘家猶未詳備陸德明叙錄鍵為文學注二卷劉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惟此五家而已又五經正義援引有某氏謝氏顧氏今郭氏言十餘千典籍散亡未知誰氏然皆未詳。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法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以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泊夫醇醜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繁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繇是聖賢間出詁訓通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浸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為注者則有權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為稱首其為義既著則俗間有孫炎高理皆淺近俗儒

不經師匠今既奉上勅校定考按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爾雅小雅漢書藝文志有爾雅又有小雅唐藝文志有郭璞注爾雅又有李軌解小雅。廣雅唐藝文志張揖廣雅四卷。博雅唐藝文志曹憲博雅十卷。李文成博雅志十三卷唐藝文志雜家類也。埤雅朱朝陸佃作。續爾雅唐藝文志劉伯莊續爾雅。邢昺爾雅疏咸平四年上

子思

名伋孔子孫著書二十三篇

漆彫子

名裕後孔子弟子著書十三篇

宓子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著書十六篇

景子

著書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季克

子夏弟子魏文侯相著書七篇

晏子

齊大夫晏嬰按漢志云晏子八篇隋志云晏子春秋七篇今館閣書目云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為後人採嬰行事而為此書故其書卷頗多於前志。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哉假令尚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史記。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曾子

參南武成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備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揆出而為曾子

荀子

荀卿趙人名况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
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荀
卿為秀才年五十始求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荀卿善
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備列大夫之缺而
荀卿三為祭酒焉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荀卿後孟子百餘年荀
卿以為人性惡故為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趙人名况唐楊倞注分舊
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按史記初况以謬適楚為蘭陵令應聘諸
侯卒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師之著書數萬言宋朝撰荀子疏一卷
。韓愈讀荀子曰攷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
在軻椎之間乎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也

魯仲連子

魯仲連子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齊欲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史記十四篇藝文志齊人以談說遊諸侯不願於仕宦退隱海上
著此書藝文志

孔叢子

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盤孟取其事雜也又益以連叢二篇合
為二十三篇田蚡傳曰學盤孟孔甲諸書

楊子

楊椎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傳本。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
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
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賦莫深於離騷反而
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心與放依而馳騁云傳本。椎
見諸子以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雖小辨終破大道故時人有問椎常
用法應之者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文中子

隋王通所與門人答問薛收姚義集而名之曰中說唐杜淹為序宋朝
既逸注宋咸以文中悉模論語句迹仲尼事且謂李靖陳叔達房魏諸
公未嘗師事作過文中子又為駁中說凡二十二事共十卷。王福時

記正觀初杜淹問王凝曰子聖賢之弟也有聞乎仲父曰凝亡兄嘗講道於河汾亦嘗預於斯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人咸有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之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之家仲父曰疑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銓次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從事又以中說授子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論語之記乎儒子奉之無使失墜因而辨類分綜編為十篇

百家類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為本始而道備之以文王武王為明法人師尊仲尼之道於道最為高孔子

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子之言也言於人有所之降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遠離道本師古曰辟苟以譁眾取寵師古曰譁眾也後進脩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僻之患漢藝文志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說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脩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孫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譁眾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隋經籍志

諸儒並見前類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

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也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漢志。道者蓋為萬物之與聖人之至曠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脩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矣

管子

管夷吾者頴上人也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史記。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具言之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恃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說

管子職一篇

應邵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前漢志。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伐征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城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於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

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人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早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早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夷之功皆遠畧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武霸嚴政令豈王者怠忽武霸鄉方畧豈王者不先謀武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武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武亦時夷狄內聘大考喪盛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柰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此其據也

老子楚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吏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

六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備道而養壽世之學老子者則繼儒學儒學亦繼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並出史記

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特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戰國時蒙人莊周撰其旨宗於老子晉郭象注唐成元英又為之疏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為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列子書舊二十篇西漢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抱朴子葛洪元帝時著書不輟其自序曰世儒莫信神仙之書故儒所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擇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洪博物深洽江左絕倫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姓呂名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出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漢藝文志

孫子武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史。作孫子十六篇藝文志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漢志

天文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極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漢藝文志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言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脩譎見于天日為之蝕后德不脩譎見于天月為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為之則指凶為吉謂惡為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矣

歷譜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曆數者所以據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三統以知厄會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叙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閏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為之則壞大為小削遠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五行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有

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
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漢志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
為五色在耳為五音在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愛在下
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
明之變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觀形法以辨其貴賤
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眡祲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
數者纔得其十掬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隋志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
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
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志。法者人君所以禁淫厲齊不軌而輔於治者
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弭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
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屢萬民之罪是也刻者

為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劫為化殘忍為治乃至傷忍害親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趙有處子藝文志

附錄子一篇藝文志

燕十事十篇藝文志

商子戰國時公孫鞅撰史記言鞅少好刑名之學嘗讀商君開塞耕戰
書與其子相類今其書具存

韓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
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為不如非非見
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
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太史公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唯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
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極慘激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史記

季子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作季子三十二篇出藝文志

鼂錯頰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傳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贊作書三十一篇藝文

慎子戰國時慎到所撰四十二篇務刑名之學申韓稱之藝文
名家類

名七家三十六篇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問禮亦異數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

警者為之則苟鈎軼析亂而已漢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

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

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夫大

體出隋志公孫龍子戰國時公孫龍撰為堅白之辨假物取譬異時君

感悟而正其名實焉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

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啟殺鄧析而用竹刑則非子產

子一篇施與莊子並時

墨家

墨六家八十六篇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上鬼順四時

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

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漢志墨者強本節用之術

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梁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

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

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

其職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續

墨子采大夫墨翟撰其說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藝文志云

墨子七十一篇今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

非儒等九篇

從橫家

從橫十二家百七篇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尊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為之則便辟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隋志

鬼谷子周時高士姓名不聞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受以捭闔分其書三卷蘇子三十二篇蘇秦者周維陽人師習鬼谷先生○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說

張子十篇張儀魏人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三晉之權謀之主大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史記

皇明正德戊辰
慎獨齋新刊行

群書考索卷之十

前集

群書考索卷十一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諸子百家門

百家類

雜家

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
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故此
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傳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
矣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
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新語漢陸賈撰本傳高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曰新語今存二卷

新書漢賈誼撰雜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三十八篇今皆存本傳所載治安策今鑿為數篇各立題目雜見于新書隋志以賈子名

淮南子馮烈解漢淮南王安撰安與蘇飛李尚左吳曰由雷被等八人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

新序漢劉向撰遠至舜禹次及周秦古人嘉言善行悉採摭序載總一百六十三章本朝曾鞏校其差誤為之序

說苑漢劉向撰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凡二十篇按崇文總目今存五篇餘亡後曾鞏得十五篇與舊合二十篇而為之序

論衡後漢王充撰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王充論衡之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谷以善類神靈為惡聖夫目序其世家固當以顯親為主而乃盛譽於己厚辱其先責以名毀其莫大焉通史

風俗通後漢應劭撰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後世服其洽聞

昌言後漢仲長統撰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因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今存十六篇

中鑒後漢荀悅撰悅志在獻替乃依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今所載政體時事俗嫌雜言上下凡五卷本傳止載政體一篇

中論後漢徐幹撰幹病辭人工麗美之文乃著中論二十篇闡宏大義以示學者其書雜論治道脩身學問之要旁及曆家壽夭之說

博物志晉張華撰采錄雜說異聞名類不一而足多所攷正

劉子題劉晝撰泛論治國脩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凡五十五篇唐志云劉勰撰今表孝政序云劉子者劉晝字孔昭傷已不遇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劉勰梁劉勰劉孝標作

俗書南唐宋齊丘撰凡百十篇言道與術中卷言德與仁下卷言食與儉

古今注晉崔豹雜取古今事物各為攷釋凡八門

國緯漢順帝陽嘉三年太史令張衡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書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又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閣定九流亦無讖錄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不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農家

農九家百一十四篇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諱上下之序漢志。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叙八政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稷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也閭是也鄙者為之則棄君臣之義拘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許行事託之神農師古曰

行錄云疑李暉及帝君說藝文志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為御史藝文志

小說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裨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者說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誇孟春狗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詔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唐志

兵家

兵家者蓋出古司向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一燿金為刃剡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摺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漢志。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周官大司馬掌九伐之法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誅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爭伐尋常不撫其人設變詐而威仁義至乃百姓離叛以致於亂漢志。權謀者以正中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燕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攻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碎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其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瘠於野乎若能備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存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異矣

字學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夫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通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指事謂指事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

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

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率印字

也虫書謂為虫鳥之形所以書信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信也古制

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故諸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或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天蓋傷其寤不正史籍篇者周時史官

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

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

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類異所謂秦傳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

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

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

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作六正

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天始中徵天下

通小學者以百數合名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

續蒼頡又易蒼頡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凡二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

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作訓故并列焉出漢志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訖二十而冠始習先生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史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劾符摹印蟲書署書文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

蟲鳥并篆書指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
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碑蒼
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
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
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
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古言相傳教習謂之國
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今後漢鐫劾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
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
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
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
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杜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
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授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
備小學

魏晉四體書勢

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
書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藏祕府希得見之
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衛敬侯馮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
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
民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敬侯所書猶有髮髯敬侯謂觀也其
序篆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
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
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
師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其序章書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
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籀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
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洪農張伯英因而轉
精甚巧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案
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案
說文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有六義

馬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古者
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則文字之謂
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焚燒先典乃發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
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
小篆並簡冊所用也三曰刻符傳也四曰摹印亦名篆施於印璽也五曰
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
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六行公府也漢氏因之至王莽君
攝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錄
書六曰蟲書當代以教學童焉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興又有草書不
知作者蓋兩漢銘勳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為之魏晉以還隸文遂盛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篆書指書逢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
莫書烏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蟲書
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
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書體

書體之興始自頡皇為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
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勒其墨翰惟依左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先
簡畧應時論旨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

蔡邕篆書體

鳥遺迹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

公綬隸書體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迹遂以成章閱之後嗣存載道義網紀萬
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篆近偽通之
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

漢許叔重作說文解字

按後漢許叔重其字也叔重自序云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稽撰
其說不相雜厠凡五百四十部南唐徐鉉作說文解字繫傳又作說文
解字韻譜。玉篇梁大同 尉野王撰。廣韻不知作者初隋陸法言

作切韻唐孫愐從而增之
四發韻此合法言恒四書列諸家增字訓
釋名字於卷首崇文總目云蓋後人博采附見故多叢雜宋朝王安石
元豐間上字說二十四卷序云許叔皇又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存錄
其說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並錄問。晉宋隋唐風流之士擢指於墨
池曾不如兩漢經師之詰訓又不如周家之篆籀有裨於國家而訓詁
發明於墳典銀鈎玉筋之難工何益於事為哉紀上

卦演龍圖

文開鳥迹周宣博雅史籀與古篆之文秦氏刻滅古文爰創隸書自著
秦文肇興八體刻符兼於大篆摹印遠乎隸書兩漢因之張敞杜業講
學於前揚雄豐甄校理於後魏晉以降始造新字字書無端平之體魚
鳥增奔放之容唐大詔合武片

三蒼訓詁

訓纂

杜林
成帝元延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為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
用者以作訓纂嗣續蒼頡中重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揚雄作十
三章凡一百二章凡古今六藝群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
其讀宣帝時有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
訓詁

急就章

沈章

呂向連錦書

張旭草書

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藝文皆蒼頡中正字至隋唐經籍志始謂之急
就章臨閣唐顏師古為之注
唐呂向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繁髮然世號連錦書

文宗時旭大醉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
也旭自言始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歡舞劍器得其神后人
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 旭無非短者傳其法崔邈顏真卿。唐

太宗出御府金帛求天下
其行二百九十紙為八十卷又得獻之張芝等書以正觀字為印開
元五年敕陸元常魏瓘劉懷信檢校分益卷帙元宗自書開元自為印
唐書學

唐取士之科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
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

許謹說文解

字林

字統

字苑

玉篇

梁大同九年顧野王撰本唐正元元年富春秋增加字二十卷祥符六
年陳彭年校勘增廣

書苑

景祐三年十月國博士周越所纂集古今書所更體法名曰書苑
二十九卷

雍熙廣韻

太宗端拱二年六月丁丑詔以字書之學歷代編錄為繆實多命太常
博士向中正著作即吳鉉等考古今之同異究篆隸之根源其新定雍
熙廣韻一百篇宜付史館

雍熙重脩說文

雍熙三年十一月右散騎常侍徐鉉等表獻新校定說文三十卷先是
上留心字學以說文差繆學者無據乃詔鉉與向中正重加刊正至畢
上覽嘉之故為下詔賜器幣有差

溫公類編

如玉篇而釋注加詳

韻學類

聲韻

李登撰 唐藝文志

言聲撰 見唐藝文志

陽休之撰 唐藝文志

四聲韻畧

夏侯詠撰九十三卷 唐藝文志

四聲部

二十卷張諒撰 唐藝文志

韻篇

趙氏撰 唐藝文志

切韻

五卷陸慈撰 唐藝文志

切韻

韻書

二十卷蕭鈞撰 唐藝文志

顏真卿著韻海鑑源

三百六十卷 唐藝文志

周恩言音韻

李季節音譜

杜臺卿韻畧

此二書見廣韻序 唐藝文志不載

廣韻

隋陸法言取諸家音韻而定之為切韻五卷劉臻顏之推等同撰集長孫訥言箋注開亮薛峴孫愐等增加字宋朝景德四年刊正大中祥符元年命儒臣增損改為重脩廣韻

孫愐唐韻

五卷出唐藝文志即廣韻 其原曰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注有差錯
一復編誤乃補遺闕具為訓解名曰唐韻

切韻

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於古人爾
吳域七詩協音補音序

曰少聞元城宰臧謀之言曰詩韻無不協者如未之為釐慶之為差馬
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以見定為一家之學今釋文
是也至開元中備五經文字我心慘慘書為燥音七到反伐鼓淵淵書
淵為齶者於中切皆與釋文音訓有異乃知明德之學在當時亦未必
盡用而詩音之亡或有所自矣

廣韻序

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字

陸佺言撰本

長孫訥言箋注

儀同三司劉臻

外史顧之推

著作郎魏淵

武陽太守盧思道

散騎常侍李若

國子博士蕭該

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

吏部侍郎薛道衡

已上八人同撰集

郭知玄拾遺補正更以朱箋三百字

關亮增加字

薛响增加字

王仁煦增加字

祝尚立增加字

孫恒增加字

嚴賢文增加字

裴務齊增加字

陳道固增加字

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畧備載卷中勒成一部進上以今聲
調既自有別諸家取舍亦復不同具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
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文字聿興音韻乃作蒼頡爾雅為首詩頌次之則有字統字林韻集韻
畧述作頌幾得失互分惟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隋珠尚類紅玉仍瑕
注有差錯文復漏設若無刊正何以討論

竊聲韻聞敢補遺闕兼習諸書具為訓解州縣名號亦據今時字體從
本從才著才著才施 支安余安未並悉共言朕無紕繆其有異聞

奇怪傳說姓氏原由土地物產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皆引馮
按隨韻編紀添彼數家勒成一書名曰唐韻蓋取周易周禮之義也及
忘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賈執姓氏英
賢傳王僧儒百家譜周何潔集文選諸集孝子傳輿地志及武德已來
創置近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

六十字祖

因煙	人然	新鮮	錫涎	疑妍	零連	清遷	實邊	經堅
神禪	秦前	寧年	寅延	真擅	媯偏	亭田	澄纏	平便
敬虔	輕牽	譚輝	丁顛	興掀	興掀	汀天	汀天	精箋
民眠	聲羶	刑賢						

王撰玉篇總三十卷陸法言著廣韻幾四萬言五音之字吸四聲
毫釐差纖悉備載然其正韻反音字有知者今舉其宏綱撮
其要總六十字而四字無文止五十六字而已便而易見簡而易知

學者當留心熟讀周流萬遍將見隨觸而長不約而至雖求字於篇韻

孰知哉

群書考索卷十一

畢

前集

釋書考索卷十二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正史門

史記類

太史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事者不達其意而師諄師古曰諄也名習師法

成於所見詩音布內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

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天陰陽墨儒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

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嘗竊觀陰陽之

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然其序

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

其君不公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墨者儉而難

重是以其事不可徧術師古曰言然其強去節用不可廢也法家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元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之使人儉而善失之禍也

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濬足萬物師古曰濬取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墨之書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取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

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

東則在今秦川龍門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龍門山其

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

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

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

蜀以南畧印笮昆明師古曰笮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

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不得與從事師古

續曰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其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大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履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

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

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
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備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
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
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子為太史而不論載發天下之文子其懼焉爾
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
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罪莫大
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而君北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
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繫絏師古曰繫繫也繫長繩也乃喟然
而師古曰喟然嘆息夫身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

急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卒述陶真來二下

放失舊... 王所興原始... 終見盛觀... 紀

累... 漢上紀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夫並時異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禮樂損益律歷改易

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啟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

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幅運

若文武方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

三十世家輔義倣倘不令已失時節師古曰倣倘大立功名於天下作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

補載成一家言孟康曰二音襟謂裳下裳傑李奇曰藝協六經異傳齊

百官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載於山者備亡失以埃後聖君

子第七十師古曰侯也遷之自叙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也而

七篇缺有錄無書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漢書舊儀注

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遇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

李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漢書注曰蠶室乃腐刑所居也有怨言下獄

死不知何據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云景紀

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

傳入斬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

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十二紀以序帝王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

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

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魏

紀

遷紀五帝或以為遷好奇之過始未深故五帝紀多采之大戴禮尚書

孟子當漢初異端紛亂之時而遷乃卓然有見於聖賢之餘論其贊曰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此宜淺見之所

能識或曰孔子叙書斷自唐虞而遷紀於黃帝然觀三代世表則帝

王之皆... 帝此其旨歟又曰遷紀遺... 而默少是蓋再帝高陽

高... 子... 有大下而... 之後不傳周禮六樂亦無... 心

古史所載不遺也五帝紀大抵皆述其上順天時下
各得其所夫史書所載義和之事同一意也其贊夏紀序孔子正
時其贊兩紀序孔子善商輅豈非夫子損益四代之意乎氏漢書二紀
贊皆周紀自平王東遷以前皆紀周事東遷以後方與諸侯氏漢書二紀
齊威晉文秦穆楚莊晉悼之事莫不具載此所以見伯統與王室相為
盛衰者也雖然孔子何與於周室其卒也亦與威文並書何也蓋孔子
之存亦足以維持周室至於孔子之卒則周室可知也五帝本紀既
歷叙其世系相因之本末而三代世系之所自出復總而叙於五帝之
末篇以見帝王之治體相承而出於一也至秦始皇則別而為二紀者
其於武任乃恣行弗顧無復三代之源流五帝之為一紀分而合者也
秦之為二紀合而分者也列若項羽之列於本紀何也懷王既泐而
項羽主命惠帝幼弱而呂氏擅朝從其實而紀之也然羽紀乃以高帝
紀作明天命之有所歸也呂紀以惠帝紀年明母后之不得專國也

表

史遷雖變編年之法而編年之意吾於表猶有攷焉。十二諸侯年表
叙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界以淮秦國雍州之固則知先王名山大澤
不以封之意。高祖功臣表正欲見初之所以封後之所以廢至太初
而見侯王人則其待勳舊而興滅繼絕者可見矣高祖侯者則以功臣
言景武以來則但書侯者其意深矣而班固表槩曰功臣其未思乎

書

禮樂律書其叙具在禮書云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豈人力哉以見禮非
外來因人性而品節之也樂書言唐虞賡歌之戒成王作頌有懲艾之
心以見樂非以為樂所以節樂也律書之附兵即師出以律之旨而六
律所以為萬事之根本也三書皆有其叙自叙而下草具而未成者也
河渠書大抵謂河之患可以疏導而不可以壅塞此所以悲瓠子之事
而作河渠書封禪書所以見武帝之欺天平準書所以見武帝之窮人
天
供受其害則其所以譏武帝者不待武帝紀而已可見矣平
準
又十帝承富貴之後不能制欲如開邊際國四

足又復出師賞耗已甚又復重斂此所以致治

武帝中之欽於民故必嚴刑於先遷所以繼紀刑法於此書者其意深矣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蓋稅斂薄則刑罰可省耳不然則痛刑以威之然後可以奪民生衣食之命欲幹鹽鐵則行左趾之令欲告緡錢則無平及之獄蓋二者常相關太史公深識此意不傳弘羊孔僅乃於張湯傳言興利之事不於用刑處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而於平準書說張湯杜周與弘羊更進用事之迹

世家之始於周何也封建之道成於周也首吳以著王迹之興起於太伯之遜也次齊以著王業之成基外尚父之謀也次魯次燕以著王室之所由固而嘉周召靖管蔡之難也秦無封建之議故其臣不得列於世家孔子陳涉世家之作史遷之特筆也自春秋以來夫子維持王道之志不遂不極乎涉不止也漢世家首外戚以見自古治亂皆由乎內也楚漢之際諸呂之變七國之禍封建之助俱多諸王次於外戚而漢興功臣反居於其後此周以宗強之意也蕭何之曰蕭相國曹參之曰

蕭相國張敖之曰留侯陳平之曰陳丞相周勃之曰絳侯又太史公深嘆將相侯王之權重而惜其後之不能繼也五宗三王之封辭少貶矣所以傷漢家藩屏之缺也蕭曹平勃皆為世家而張蒼乃列於傳申屠嘉附於傳後自嘉以後皆不書矣傳

伯夷居傳之首貨殖於傳之末至於序孟子一傳則首歎功利之弊以為利誠亂之源也觀乎此則豈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富貴而羞貧賤者乎。屈原賈誼之同傳或曰曠百代而相通者心也或曰史遷感憤怨懟托人以見意也是未必然也離騷相鵬之賦豈徒悼志業之未遂壽命之不長哉楚之亡也以不聽屈原而漢事之缺以賈誼之夫二子之存亡所繫何如哉。匈奴傳贊云惟在擇任將相哉而繼以衛霍公孫洪傳者明武帝之將相若此也又繼以主父偃徐樂嚴安傳者以三子皆以伐匈奴諫也彼三子者武帝猶不加罪焉以是見帝之猶可言也而公孫衛霍之深可罪耳司馬相如之廐西南夷傳後張騫之附大宛傳後是也遷之深意也。酷吏傳始於晁錯化見漢初寬大之意始變也

也鄧都田畏於錯而無不松之審成郵都 其後

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有差可謂下矣而莫不各當
其實是得於辨而不華也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漆竹以
至籍彙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得於質而不俚也上自黃
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絕五十餘萬言豈非得於文之直乎
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采戰國策言漢定
天下則述漢楚春秋豈非得於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
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與之執鞭茲得於不虛美也陳平之謀而畧不
諱其受金之奸張湯之薦賢而不畧其文深意思之酷茲得於不隱惡
也○世家所以紀系緒也臯陶雖封於六仲仙甫雖封於樊申伯雖封
於謝而子孫功烈不多見於春秋伊尹則由陟而下無聞傳說則神騎
箕尾而去至召虎則似召公焉加之世代綿遠經傳無可考故遷皆不
敢輕為之傳况世家耶若周公之後封於曲阜召公之後封於朝鮮皆
傳數十世魯至戰國而始微燕至秦世而始滅其家緒之傳可得而攷
遷安得而不為之立世家耶此遷之史見於特書者然耶傳者所以紀

事也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子罕又吳之忠臣其功烈暴白
於天下其姓名焜耀於當時遷皆為之立傳固宜矣至于產之相鄭其
事業槩見於鄭之世家又見於循吏傳是不可謂沒其實矣史遷復為
之立傳則是子產二傳也范蠡之相越其事業槩見於越之世家又見
於貨殖傳是不可謂沒其實矣史遷復為之立傳則是范蠡二傳也此
遷之史見於附書者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制行一也然伯
夷則崇遜以立教來穢而全節寥寥千載之下聞其風者猶能律貪化
頑故韓退之特為之作頌而謂聖人萬物之標準此則伯夷故當冠列
傳而下惠則有所不必書也列禦寇之學老聃莊周之學列禦寇其傳
道一也然老莊之書一則齊物我一則應世變出入吾儒之道而反畔
之至禦寇則流風遺書類多冲虛之說故仲淹言虛無長而晉室亂亦
止及老莊如此則老莊固當列於傳而禦寇則有所不必書也墨子之
道固不足取然善守禦足財用遷亦嘗附書於荀卿之傳後以小道可
觀固耳至別之六家者豈遷之意以其兼愛無父故擇名實之似使之

不得以亂吾道之真然則遷不為之立傳誠知其有所不可也立明之書誠有可取故是非與聖人同嘗見取於劉歆矣然書可取而史不之錄者豈遷之意以其依經作傳能自標致故人將讀其書而知其為人又何待於作傳而後顯然則遷之不為立傳誠知其有所不可也雖然遷之史為例如此矣豈偶然者耶歟之他傳與世家皆然也若太公之封於齊康叔之封於衛是亦周召作世家之意也若司馬相如之次西南夷汲黯鄭當時之次循吏傳曰是亦子產范蠡附見鄭越世家之意也三仁一也微子袍祭器以歸周以存商祀遷列之宋世家者豈不猶伯夷獨冠於列傳而下惠不錄歟陳軫犀首亦說客也蘇秦張儀以縱橫取功名遷列之傳而軫首不傳豈不猶列禦寇不錄歟楊朱與墨翟同害教朱之不傳翟之不傳也宜矣立明與公毅同釋經公毅之不傳立明之不傳也亦宜矣夫遷以良吏之才其為例每每如此孰謂其脫畧耶三山要略。太史公進孔子於世家班老脯於申韓意非黨於黃老首夷齊於列傳意非抑於處士也如吳太伯為仁家之首伯夷居列傳之先

遷述史記自皇帝至於麟趾成一家之言其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所以矯漢氏之尚黃老也其叙游俠退處士而進姦雄所以矯群臣之齷齪也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卑貧賤所以激武帝之興利也蓋遷雖橫就刑戮處汚俗之中困於心橫於慮憤激之氣形於簡策故其言每過直而不自知焉雖然遷之矯枉過直而未嘗不微見其意焉其叙傳固先黃老矣而又曰先人有言孔子卒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其在茲乎此所以見尊六經之本意也其傳游俠固進姦雄矣而又曰原憲獨行不合於世蔬食不厭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所以見其進處士之本意也其傳貨殖固崇勢利矣而又曰俗之所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取論終不能化所以見其輕利勢之本意也。論六家於儒不深取論道家甚詳不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參以清淨治天下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出來變更紛紛擾擾而卒無補太史之所以病儒者非果以儒為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則太史公說

詩書禮樂春秋以為學者至今則之夫豈以儒者為無益哉觀史遷與董生論春秋一段亦可謂識得儒者。唐劉知幾史通曰史記者紀以包舉大體傳亦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書以總括遺漏此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此所以為短也黃池之事世家先晉而周紀先吳齊王傳云齊王與祝午治琅邪王發其兵而卿那王傳云卿那引兵與齊王合謀。紀稱虞舜見阝陞空而出文王陰謀備德以傾商政傳言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如此之類皆遷之失遷來擬尋訪文獻之備如此魏世家則以因遊大梁於墟中感而得之如作伯夷傳則因登箕山之上見許由冢而悲之過梁而求問東門可以知魏公子焉入楚而立觀故宮可以知春申君焉如傳荆軻云始公孫季公董生與夏無且由具知其事為余道之此以董生而傳荆軻之事也如言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擇賢人將軍謝曰人臣遵職而已此以蘇建而傳衛青之事也如欲傳張良而見其畫圖狀貌如欲傳韓信而見淮陰人言以至據國語采世本約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此乃來接尋訪文獻之備如此

商。姬自后稷至于西伯虜自伯翳至於莊王實乃諸侯而各隸木紀項籍借盜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切帝號正可抑同群盜况其國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陳勝起於群盜稱王六月子孫不嗣而以世家為稱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前後一統俱歸世家齊列東帝抗衡西秦高祖六國而沒其本號惟以田元制名。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三百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者按史之所書有其事則記其事無則闕尋遷之馳驚古今上下數千載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過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其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分為數卷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事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季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班固曰述其所以自

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本書以管子晏子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繁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可取而不取未覩厥義至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政事於貨殖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史記本紀曰瞽瞍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難曰其意以為舜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之類非若姬伯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太史公曰黃帝堯舜秩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所述豈可謂雅耶仲尼弟子傳曰孔子既沒以有若似聖人有若無以應兩具之問弟子起曰此非子之坐難曰有若名不隸於四科素無階於十哲尼父既沒取以為師不答所問始令避席何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投杖謝衍何肯公然自相欺詐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作史仍習其言曾無先覺悲夫。楊雄病其多變好

音。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

張守節正義序

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子史上起軒轅下際天漢作十三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一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於經邦。次舊史之旨兼音解注引例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

司馬貞索隱

此書殘缺雖多實為古史忽加穿鑿難免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釋文演注又重為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太史公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徵矣微也學者多未究班氏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兼采眾賢群理畢備其旨富其辭文近代諸儒其所鑽仰

史記音義集解

史記音義集解

晉宋間徐廣作音義裴駙作集解合八十一卷出司馬貞索隱後序

劉伯莊以正觀初於弘文館講授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畧司馬貞補史記

今輒採按古今仍以裴為本兼自見愚管重為之注號小司馬史記本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謂南王重司天北正黎人當五百之運其間必有各世者兼以代為史官親當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爰自黃帝訖于漢武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題目如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謂外戚不在世家邪許春秋攷國畧而不書

邪姬姓許姜姓三國張吳版國蕃王抑而不載吳為長史王吳為傳國亦多有攷戰會盟事張吳版國蕃王抑而不載數世太史公不書張則未詳並編錄有闕切所未安及刻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

法為孟闕亦不可不書也伯陽清虛為教伯陽老子也韓子峻刻制法非靜躁不同德刑斯外靜躁不同德刑斯外謂韓非今宜往史共漆園同傳老子此一人宜同傳也公子與申君並列公子謂韓非諸公子及不善歟

然其網絡古今網絡猶網羅也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杜預左傳叙曰春秋惡而勸善有南史之典實左傳齊崔杼弑君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南史氏聞太史書殺乃還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

蘇子由古史

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十紀十六世家二十七列傳謂之古史

裴駙集解

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徐廣研核衆本為作意義具列異同今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譬彗星之繼

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本序

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本序

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本序

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本序

徐廣史記音義

鄒誕生史記音釋

裴駙集解史記

許子儒注史記

劉伯莊史記音義

徐堅注史記

李鎮注史記義林二十卷

陳伯宣注史記

韓琬續史記一百三十卷

司馬正史記索隱

劉伯莊撰史記地名

張守節史記正義

竇群史記名臣疏

裴安時史記纂訓

衛蠟史記要傳

張瑩史記正傳

譙周古史考

葛洪史記欽

群書考索卷十二 畢

前集

群書考索卷十二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正史門

西漢類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大又以為司馬遷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今此後篇慎覈其事齊整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固字孟堅
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
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
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願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
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即為言圖讖事下
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
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書願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
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其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
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
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代六
謂武帝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則於秦項之列大
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紀編輯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記三表八志十外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記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記三表八志十外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記

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

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
中護軍及憲敗固先自免官洛陽令种兢心銜固因此捕繫固遂死獄
中。○班固非有漢群祀三十六篇議對十九篇則孟堅郊祀志何所致
證而作也非有漢著記百九十卷大年祀五篇則孟堅十二帝紀何所
攷證而作也作董仲舒傳則知有仲舒繁露作劉向傳則知有說苑作
陸賈傳則知有陸賈新語固之條例有司馬遷作之於前而已放之於
後其所變者不過增八書耳。○史通云史記止太初其後劉向劉歆馮
商楊雄之徒撰續迄衰平建武中班彪以雄欲為褒新室乃采摭作後
傳六十五篇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乃起高皇迄王莽十有二世三百三
十年為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凡百卷史通云班固漢書全同
劉氏新亭說章帝初固坐竇氏事卒於獄書頗散亂帝詔其妹昭與馬
融等就東觀緝校今八表及天文志其所補也史通云乃待詔馬續所
作也而古今人物表尤不類本書漢服虞辭為音義又有晉灼臣瓚等

說蔡謨固附著之而唐顏籀為注范曄後漢書班固著續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劉昭補志序云

紀

固述文景武宣諸贊皆詭其政治制法之盛至贊高祖獨推其世系何也觀彪王命論未見運世無本功德可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即彪之辭揆固之贊遂推堯運以見非遂應幸捷而得之所以杜亂臣賊子窺伺之意深矣史遷贊帝引三代忠賢文之編綴終以秦不能改漢興得天已接三代之正統猶用仁秦之陋典惜之也孟堅漢紀不書丞相除固贊未免留於後世符瑞之習廷臣之論拜於死必書自申屠嘉既死之後而陶青等皆不書其有以哉○紀所以提萬事之綱孟堅於武宣二紀大抵纂述詔文及行幸為詳而治體所在幾缺不載武帝峻刑之主而紀無嚴酷之迹宣帝基漢世宦官外戚之禍而紀曾不記許史弘恭用事之因原孟堅之意正以見於刑法及外戚佞幸傳故不復重出

表

固之功臣表則有深意高祖始非有功不侯而景帝始亂之自高至文為一表自景至哀而一表以見家法之變自景帝始至外戚侯表則目之以恩澤明其倖僥而得之此固之得也○人物表離為九等第其高下樂王鮒從君者也而與於仲氏之列等祝鮀佞人也而列於君牙之次等伯牛仲弓第一等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曾參冉有第二等士會范武子一人也以武子名則列於二等以士會名者則列為四等王翦為鬼懼為國闢草萊者而謂之上智墨翟以辨商○或曰八表未具而固卒後人續之耳故人物表尤為不倫者非固之過雖然固未具八表而表之名固立之矣以漢人作漢史不因尚論古人物也不特此也貨殖傳自陶朱子貢而下皆列焉雖曰祖馬遷之遺蹟而遷著作乃自陶唐以迄麟趾而固則述漢史耳班氏古今人表仰包億載列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若孔門達者顏冉殆廢至於他子難為等威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牛弓在二等叙晉文之呂位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右首荆軻亞之秦舞

陽居末斯並是非替亂。固贊馬遷貶其叙唐虞以前之事然固表所載女禍方雷乃以空名次於義黃之間夫以是責人良而已蹈之何也蓋人物表出於曹大家志所列非固責也

志

孟堅十志網羅詳矣而獨於兵缺為乃附見於刑法何哉反覆漢事而知之漢官凡稱尉者皆掌卒徒廷尉刑官也而亦以尉稱中尉兵官也刑獄之事實得同領豈古者兵刑同制之意乎。食貨志曰公孫洪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宜載諸刑法志而固於食貨志及之推固之意所以譏漢之用刑大抵與民爭利至刑法志乃曰孝武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多百姓負耗又曰今饑寒並至此刑之所以審也然則二志之文自相表裏蓋亦微而顯歟。班列儒者於九流正以不知儒故也漢儒祖叔孫通故漢輕儒後以公孫倪寬為儒班固謂儒於道最高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流並列已非矣八家皆儒之一偏一曲豈

得而並言哉。班固五行志每叙一災推一怪董仲舒京房之說前後

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史通天人之交休咎之證馬

發則天警戒俯肯之物苟以五行傳為可盡用則又非格

王正歌事之本惟書其事而不著其應此春秋之微意也。西漢一百

一十餘年日食乃至五十有三以文景之詔其日食乃至十有二焉班

固於他帝輒書其應於文景獨書其食而虛其應。班固地里全寫禹

貢蓋以水濟水徒有其煩昔春秋諸國賦訂見意左氏所載錄其章名

如地里為書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班氏著志抵忤者多在

於五行蕪類尤甚今條其錯誤定為四科四科之中疏為科目其第一

科曰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傳文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

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第二科

叙事率理者其流有五一日徒發首端不副證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

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

號詳畧無準第三科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遺故實

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准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

配妖禍五曰但神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稷黜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臆第四科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傳

孟堅記傳惟儒林循吏酷吏等各以序冠於首其餘則無之至於王貢龔鮑傳首乃特為之序而以四皓鄭子真嚴君平等先之是殆表而出之之意歟。不曰后妃傳而曰外戚傳志漢外戚之擅權也。元后別。禮樂湮微漢世大缺也固則志之以為叔孫綿叢循見於倥惚不暇給之初而賈董王吉之所建白乃委棄於治平無事之日則文帝宣武諸君不得不任其咎前後條列而抑揚實寓焉所以重禮文多缺之羞也。外戚預政漢世大變也固則傳之凡姻聯攀附悉皆紀錄以傷后族之強盛至若衛霍以軍功顯名史冊以功德自致馮奉世子以才能居位罔不表見又從而為之辭則曰數子之外皆貴緣以幸富貴者槩而用之此漢禍之所以日蕃而固之所以重傷也二者漢之大故不敢顯然以詔末世寄意悠遠而後之深於史者得以晷視焉。范曄譏固飾主闕不知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曲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志。田叔節士樂布一節季布豪俠相去遠甚夫以囚奴苟活之人而齒於視死如歸之士此華嶠所以得議其排死節而否正直也。孟堅贊王章曰不量輕重以陷刑戮贊何武王嘉又曰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班彪贊翟義曰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此所以不免范曄之譏也。漢三年酈生說高祖據教倉及請說齊此一時事也班固合為一劉向則分而言之或者固欲省其文或者向欲條其事蓋未可知也學者觀之要當知其請據教倉及請說齊皆生之謀也已何必泥其或分或合哉神爵中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此固所記也荀悅又以為五十斛或班荀聞見之殊或前後傳寫之誤皆未可知也學者觀之要當知其百石以下之俸皆宣帝一時所增而已烏可強

別其孰是孰非。董仲舒以賢良舉見於武帝。建元之初，公孫弘以賢良舉見於武帝。元光之後，二子之傳悉之矣。而武帝本紀又併於元年而言之。固之意或以互見或畧言之，亦未可知也。學者要當知二子皆以賢良進，又知武帝賢良之舉所得者二人亦足矣。何必以先後而疑之哉。至於封高廟功臣之後，置武威酒泉之郡，與夫主父偃嚴安徐樂之上書，攷之於志，驗之於紀，又攷之於傳，雖歲月之訛亦無害於理。學者觀之，能觀其意而畧其文可也。○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迹尤異者其全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詩於楚，至孫戊亡後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功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折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荆並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長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論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漢史中皆言諸列傳不其

撰

公孫弘矯飾之詭行，則實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詖諂之詭談，則鄙為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蓋寬饒之事主被抗言而為狂瞽者也。則以為邦之司直，梅福之去官被抗節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卭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為乖僻之箴。此瞻而不識之體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皆勿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體之證也。

遷固得失總論類

古之為史者舉其大綱而已堯舜二典是也其後為編年以序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至司馬遷始創紀表書傳之體焉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譏其失古史之體當矣然遷固烏可並言哉遷之學雖未諳感憤舛駁往往有之然二帝三王之統紀周秦楚漢之世變孔子孟子之所以異於諸子百家者於其書尤有考焉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為史者殆未易窺其涯涘也固特因遷之規模而足成之耳其竄定遷史諸篇漢初豪傑之所存尚未深究况於前此者乎司馬正索隱曰班氏書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為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夫史詩殘文斷句尤難究詳古今為注解者絕希此遷所以慨然發可為智者道之嘆也○王充著書既申班而屈馬張輔特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為屬文義決陋記者詳觀者以為遷叙三千年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然則二書互有脩短張晏云十萬言其煩省之不數固有以知之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遷沒後亡龜筮日者傳諸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人稱虞舜見阮遂穿穴而去宣尼既殂門人唯奉

有若其言為鄙又甚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執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立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少帝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后輔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班固之譏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著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傳元之股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史記十表意義洪深殆學者多不能達三代世表以世系為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漢興以來諸侯世表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也以百世本支言之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之代皆出於黃帝可知矣周成王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則親疎之相輔可知矣帝顓頊以下周武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大治亂附焉則正嫡

旁支之繼統皆可矣以天下大勢言之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
王淮南盧縮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長沙則
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高
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縮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
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弱亦畧相當也如高祖十二年高
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高祖兄子濞王吳高祖子長王淮南高祖
子建王燕高祖子如意王趙高祖子恢王梁高祖子友王淮陽高祖子
恒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同姓甚強而異姓絕無而僅有也不
以得失言之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
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二則時之守典章待舊勲孰
得孰失皆可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國太初已後又
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矣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侯者
四元朔侯者二十元符侯者十三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以匈奴
南粵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甌駱南粵朝鮮西域封則時之用兵孰

多孰少皆可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
二十七元符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則時之分封諸侯子弟施行次
第皆可矣以君臣之職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太事記沛公為漢王之
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
九年太事記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帝親奉玉卮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
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為相國御史大夫位書周昌為趙丞相則君
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可矣被班氏作漢史苟欲自出機軸盡變子
長之例分異姓王同姓王為兩表漢初親疏相錯之意不復見同姓諸
侯王表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下諸表廢國經年緯之制徒列子孫
世數是特諸家之譜牒耳天下大勢當世得失泯然莫可考何名為表
哉太史公諸侯秦楚之際月表此一時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又一
時也至於以節目論之則高祖功臣年表與惠景間侯者表異矣惠景
間侯者表與建元以來侯者表異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
以亦有以矣被班氏分諸侯王為兩表智不相近理固應爾至於王子

侯起於高祖則史家之常例也至於中分西漢諸帝之功臣以高惠高
后文為一卷景武昭宣成元為一卷特以卷秩重大析之耳別外戚恩
澤侯自為一表雖頗有意然其所發明者亦狹矣百官公卿表上卷叙
官制沿革固有益於後世若下卷所謂表者削去大事不記則所書者
止於公卿拜罷月日而已并載九卿雖為繁碎猶非其大失也古今人
表以區區一人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聖賢愚智之等差其不知量亦
甚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有旨哉。太史公作秦楚之
際月表記其起事之人而不書元所以見當時自相雄長而無復君國
子民之實也及韓彭英盧張耳韓王信吳芮皆載於漢興以來諸侯表
所以著漢世之所封而明藩屏之義也孟堅不達其意乃取秦楚月表
自項羽封宰侯王之事併於異姓諸侯王表失之矣。太史公漢興諸
侯表於王之初立必書元年所以見其君國子民之實也於諸王朝京
師之際必書來朝所以見其尊君親上之義也孟堅於元年則不書於
來朝則又互書失其旨矣。太史公於高祖功臣侯者作一表惠景間

侯者作一表至建元以來諸侯復作一表極有深意觀高祖表繫以功
成者謂其以功而封爵也惠景間書侯而不書功謂其無功侯者多也
至建元以後多以軍功封亦不書功蓋謂武帝之功雖應本約乃邀功
生事之功而非創業比也孟堅分高惠高后文作一表景武昭宣元成
作一表而例以功臣名豈其旨哉。孟堅表序謂孝文時有弓高襄城
之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固至孝景始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
帝黜其義初開封賞之科世儒謂是表始於景帝以其有非功而侯者
也參以孟堅論觀之則作史之初誠有是意然非功而侯非特自景帝
始也太史公作惠景間夷已嘗言之矣孟堅之言若此豈非以惠帝以
來無功而侯者已見於外戚恩澤表而不復再出歟夫太史公之意矣
。漢高帝接秦而興雖不能追復五帝三代之統業然至宗正官猶有
意乎明族屬也存三老職猶有意乎崇教化也念天下句句數歲而復
役賜爵赦辜宥辜罷兵歸農猶不忘乎民隱也衣衾棺槨加惠士伍猶
勤勤乎死生之數衡山閩越之就封猶知繼絕世也以大牢祀孔子於

魯猶知尊先聖也刻印銷印聽不旋踵猶有從諫如流之美也令賈人
毋得衣錦綉操兵乘馬猶知辨上下定民志之義也披田叔孟舒於侯
潘而盡拜為捐四千戶慰趙子弟而不以為惜則其恢洪磊落猶有帝
王之度也十一年之詔招徠賢士大夫尊顯勸駕如恐弗及雖學焉而
臣之義有未暇講而與我共安猶度幾南山有臺之義也凡此皆班氏
之所錄而太史氏之所闕也夫以高帝之興漢其宗綱大指固不專在
是而四百年間君子懷其道小人樂其生或者此其為仁義公恕之實
而太史氏或畧而弗錄或附見而不繫之一人之本何允蓋究王迹之
終始察人事之損益折中十有餘年之事變以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
具焉而聖君明臣賢人哲士之令德雅行嘉言善論可以載之為世訓
者此則猶有賴於記事之功而有傳也三代而上事之不錄者何限猶
有考信於六藝使秦漢之軼事無所托以信於後世將使後世何從而
知之乎班固之於史豈盡知之者哉而高帝之事獨因其縝密之工而
得弗廢則有功於史亦多矣此遷固之史所以並傳也經以道法勝史

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表史不得經無以勸其誣重經非一
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遷固雖以事辭
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其一曰隱而草二曰直
而寬三曰簡而明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僂頰也議救閔與之失秦伐韓
魏王欲不載焉具之趙奢傳傳都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具之
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具之王陵傳傳仲舒也
議和親之疏不載焉具之匈奴傳本傳悔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
不亦隱而章手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獨使蒙惡聲論北宮子多其
受人長者固賈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於
傳詳之於論於賈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簡乎遷表十二諸侯
首魯記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戰國十三何也不
數吳也皆諸侯爾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
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六年公會吳于郟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
十三年公會吳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非越區區於南

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因夷俗之名以赴故
君子即其自稱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
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遷舉而措之諸
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廢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
之曰不知中國禮義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
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
戚則必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
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而不
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自為王則曰號謚名而曰名之
則殺一等矣此同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同姓列侯而
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
非天子親自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
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
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防僭曰不亦微而切乎隱而章則後

人樂得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
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為
能為春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矣。或問張揖著班氏優劣論
云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
答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一起黃帝下盡周末年代雖存事迹殊畧至戰
國以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二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
而已其首也則如叙其原也則如北京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
取史記初去其目者舍公季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
固異地而處撰成漢書持此多言費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
劣耶。兩篇百呈羅於元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常故海田可變而
景緯無異必欲列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史記作天官書讀者竟忘其
誤班固以天文作志無漢事而錄入漢書降迄有晉迄乎隋氏其希倍
多但載其特甚宗氣後薄食晦明裨竈梓謹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
忘之可也若乃丹籙素魄之經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施於何代不可也

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各示存書體後來繼述其流日廣
天文則星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梁任昉四部錄
鄭熙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近世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
勒成貳志前志已錄而舊志仍書篇目如舊煩互繼出凡撰志者當變
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歎下文儒之士
讎校之司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者晉茲指則庶免譏嫌班固之志五
行每有叙一災推一性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歆向之解父子不同遂乃
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者乎班固
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
取劉歆七畧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天文有志
何不為人形志乎藝文有志何不與方言志乎○司馬遷班固父子其
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
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
體使讀之者竄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夫固機遷以為是非頗謬

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傳曰
劉孟郭解之徒馳騁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仁各若李路仇
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
六國之罪人况於郭解之論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其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矣固傷
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及刑謂下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
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群書考索卷十三

畢

前集

釋書考索卷十四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正史門

東漢類

訓導表賓校正

始末

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特功臣列傳後有
劉珍李尤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命伏無忌黃景作諸三王子
思澤侯并單于西卷地理志又崔寔曹壽等作漢記蔡邕廬傳等續為
東觀漢記晉薛瑩作後漢記司馬彪作續漢書華嶠刪東觀記為後漢
書謝沈表崧皆作後漢書宋范曄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
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劉昭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集當時學者張
太安周寶寧等同注范曄後漢書傳之至今景祐元年余靖王洙悉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館閣諸本參校嘉祐七年仁宗讀後漢書見墜田字皆作懇字詔國子監劉放等分手校正。初曄令謝儼撰志搜次垂畢會曄誅儼悉蠲以覆車一代為恨。畢字蔚宗少好學善為文章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畧曰吾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坐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傳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此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贅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不自知所以補之此書行故因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畧耳諸細意其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但恐世人不能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紀

呂后稱制班氏次其年月雖與帝紀同編而記其事迹乃繫於外戚傳於范曄乃升東都諸后盡列諸紀豈以六后臨朝之故耶抑亦未之思也

志

食貨國家之本不可不志東漢畧之藝文者一代之典不可或缺而漢志缺焉

志傳

班固十志官制獨缺其畧僅見於百官表迨東都至百官而兩都之制殆詳班中著漢末清節之士如譙元周黨逢萌之徒特見於王貢序傳而已范史皆傳於獨行逸民之間數子雖泯汨於班氏而卒光明於范史然則有補於班氏書者多矣

傳

范曄增損東漢自謂無慙良史而王喬亮獲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

於抱朴子皆有取而載之傳穢莫大焉。歟。蔡邕之女文詞有餘節槩不足輝乃列之烈女傳果何見乎史通謂秦嘉之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蔚宗標烈女乃不齒焉又何哉。隗囂從更始公孫述而叛光武而范曄乃為翬辨論且加虛美焉多見其無識也。怪力亂神宣尼不語吞燕知而生商啓龍聚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反壁於秦皇圮橋受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鑽言聚而編之自為鬼神傳錄言之不經范曄博采衆書裁成漢典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稟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惜哉。范曄傳儒林而鄭康成一代儒宗乃不與於其間何也蓋康成轉通六經傳記非漢儒專門之比蔚宗所以表而出之雖然康成於經功罪相半華章句之繁蕪會合衆說於經固有功矣至於援讖釋經朱紫雜操於經亦不能無罪也范曄之論乃謂仲尼之門不能過抑又過矣

補注

漢書昭得舊志補注為三十卷。國朝乾興中孫奭欲以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然則附昭注補志於東郡正史者其殆乾興之時乎。史通云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損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唐太宗特意懷太子等注

三國志類

陳壽字承祚仕蜀為令史蜀亡晉武帝時為著作即魏志三十卷紀四傳二十六有后妃諸王有方技有夷狄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君臣俱謂之傳。史通云先是魏時魚豢私撰魏畧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宋文帝嫌三國志簡畧命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缺初夏後漢三國志使裴松之草。王通稱壽書細觀之實高簡有法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淳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后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於司馬懿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謂其啗諸葛孔明先父而為朕詞求丁氏米不獲不立儀虞傳之類亦必然也志

陳壽傳壽為著作佐郎撰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序事
有良史才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然不為丁儀立傳又
言諸葛將峇非所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元康七年卒尚書郎
范頴等上表曰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及相如
而質直過之頴垂采錄於是詔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
十篇著舊傳十篇。魏黃初中始命魏凱繆襲章劄紀傳累載不成又
命韋誕應璩王沈阮籍等復共撰定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
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宗項峻撰吳書季峻皆非史才
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敕韋耀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
與記述為五十五卷至晉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先是魏魚豢私
撰魏錄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間出其
流甚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簡畧乃命裴松之兼采衆書補注其闕
由是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魏文帝黃初元年十月辛未受禪陳
志云庚午表紀亦云庚午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

命又文帝受禪碑亦云辛未受禪陳志表紀誤也按蜀志稱王崇補東
觀許蓋掌禮儀又邵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教無闕屬辭
有所失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官者得非率誣諸葛乎。漢氏之亡天下
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中夏人
傳正朔度長準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
並霸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方於魏邦
相去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文中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
削異端阮述注云壽變史稱志
大抵簡畧存其大義

傳

魏次蜀而後繼之以吳魏蜀后妃皆以后稱至吳則曰夫人云。按三
國志諸葛誕母丘洛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乃與鍾會同傳其何以
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史。魏武帝乘時撥亂電掃群雉二表劉呂總關王室不
涉霸圖而陳法國志引君傳首滅洪陶謙劉虞公懸殯生於季末自相

吞並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志歸迷而不悟者乎

案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十斛米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誅壽父被斃乃為亮立傳以將畧非所長諸葛瞻輕壽乃言瞻名過其實議者少之。陳壽蜀人其志黨蜀抑魏按曹公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壽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王終始無瑕可比少康光武壽抑其長攻其所短蓋魏為典午所承蜀乃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羨虛說劉非安有肯曹向劉疏魏親蜀者乎

正統

史通云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不遵於常例隋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殊不知以魏為正朔之國則隋乃僭偽之君改其大致多曲稱曹羨而虛說劉非安有肯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史通。粵桓溫親魏非望鑿齒者晉

六秋以裁正之起光武終曆凡五十四卷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為

正統魏武雖受漢禪尚為篡逆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鑿齒

又曰吳魏犯順蜀人仗正論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

目叙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皇帝通史。三國志泰和五年乃書諸葛寇

天水正始元年書曹奐征蜀豈其然乎。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

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

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而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蘇文

晉書類

正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十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

房元齡等褚遂良許敬宗更加纂錄採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

史十六國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合為百三十卷晉載紀

傳凡五京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凡十六國今政之僅存十四國曰前趙劉後趙石勒前燕慕容皝慕容皝慕容暐慕容暐慕容垂慕容垂慕容德慕容德慕容紹興慕容紹興慕容暹慕容暹慕容廆慕容廆慕容廆慕容廆慕容廆慕容廆

秦秦蜀蜀後涼呂光後燕慕容垂西秦乞伏此燕慕容垂南梁蕭詧南燕慕容暐慕容暐慕容暐慕容暐慕容暐慕容暐慕容暐

梁梁夏夏勃勃列之載記凡十有四而涼缺其二蓋前梁張軌雖屬西

梁梁夏夏勃勃列之載記凡十有四而涼缺其二蓋前梁張軌雖屬西

列之十六國而附之唐世故不敬又命李淳風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四人等考正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歷則李淳風為之惟宣武紀陸機主義之傳論太宗伯自為之當時脩史者多文詠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學者譏之江左餘風文多駢四儷六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四賁以息浮議故總題曰御撰云。陸機撰三祖紀宋哲又撰十志會亡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王齡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未及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撰晉書八十九卷隱雖好著作而辭拙才鈍時于寶亦撰晉紀其書簡畧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禮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紀兩帝近則惟叙六朝至宋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勅成一家首尾該洽齊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正觀中詔前後晉史十有八家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書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迹昭然理難文飾而唐室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

正說以此書事矣其厚顏。魏晉以下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啁噍少辨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翦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駭蠅而踐筆畢卓沈酒左蟹螯而右盃劉邕榜吏以膳茹齡宋人石載舅而損贅其事燕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特為邪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扞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輝惡者也通史。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恢諧小說神鬼怪物唐朝所撰多採以為書夫以王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批以為逸史用補前傳終見嗤於君子矣

傳

揚王孫裸葬伊籍對吳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揚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僭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晉書有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本無劉畢傳至唐新撰以補前史之缺並史。沈約晉書喜造奇說補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

之證鄴中學者王邵等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者司馬
叙傳遂錄休文所言唐室作新書不加刪削復載此語通史

宋書類

元嘉中何承天草創紀傳自後山謙之補承天殘闕後又命裴松之續
成國史松之卒史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言孝建初又勅蘇
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有所撰寶山被誅大明中又命徐爰踵成
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書其藏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
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以後至禪遜十餘年中闕而不載
至齊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
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遂行梁裴子野更
刪為宋書三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畧為
上沈書次之沈約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聲律此可正為翰林之
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元撰翰林論筆如次諸史傳實為垂越。本志
兼載晉魏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瑯琊王妃

小吏牛氏事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為非志。宋書所載當紀
宋事耳沈約惟採諸說號為博洽而志乃載魏晉以來事論者以為失
於限斷。按崇文總目缺趙倫之傳一卷今本有倫之傳而到彥之傳
卷末殘缺。按隋陽公珣八代談藪云沈約脩宋史書裴子野父祖殊
無令譽云自松之下無聞焉子野乃撰宋畧書沈約家世備有醜聲又
云盱眙太守沈璞斬於建鄴市璞約之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子野見
之亦削宋畧始宋通云裴幾原剛宋畧實有功而所錄文章頗傷燕穢
此諸文是皆不宜載者而載之史通。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
拔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切其書以渡江者
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崔浩所述允此諸妄其流甚多通史

齊書類

梁蕭子顯撰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初江淹為齊志十沈約又
為齊紀子顯自表於梁武帝別為此書作記八志十一列傳四十然天
文志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子顯表言素不載戶口

且天文復秘故不私載焉

華閣書目

初江淹為齊志約復著齊紀時吳均亦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武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史。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云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政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記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放也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梁書類

唐姚思廉撰梁武帝時沈約與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後遭變淪沒何之元劉璠以所聞見寔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所作陳姚察有志脩梁陳二史施功未周至於陳亡

其書不就乃令子思廉續成之正觀三年思廉受詔與魏澄同撰乃採謝氏諸家史刪次為紀六列傳五十魏澄惟裁其總論云

陳書類

陳史初有顧野王傳津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紀即顧傳所條太建初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繁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其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至唐其子思廉撰成之通凡三十六卷紀六列傳三十。又南豐目錄序云初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趣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高祖時思廉受詔為陳書久之不就太宗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正觀十年始上之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後成其難如此然世之傳者亦少故學者罕詳其意祕府所收往往脫誤本朝嘉祐中始詔校讎板行天下

後魏書

北齊魏收博採舊聞勅成一史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譏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討論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其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罪怨謗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諸群臣猶云不實又令詔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觀。初收天保中奉詔搜撰五年表上悉焚崔浩李彪等舊書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衆號為穢史獨楊愔等助之故其書漸行文帝以其不實敕魏澹更作按唐志又有張太素魏書今收書記缺二卷傳缺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至缺二卷太宗紀則補以魏澹所作靜帝紀則補以北史高氏小史脩文殿御覽列傳則益以北史高氏小史志則補以太素所撰澹及太素書今亡惟此紀志存書。魏收以元氏出

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此蔡乾於姬漢之國力加排抑同建業於蠻夷之邦夫以敵國相與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信史難為妄說魏。收脩國史初得揚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卿當作佳傳爾朱榮子納以金故減榮惡而增其善會。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收依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梁。崔浩既誅大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慕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紀一文宣時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史多譎諱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夙有怨者多從其善黨北朝貶江左為島夷至謂晉元帝為金牛之子時人疾之號為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絕胤死逢剖斲皆陰慝所致後隋文帝顏之推等別脩唐正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魏

北齊書類

唐李百藥撰初天統間祖孝正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祿時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惟紀行師不載他事自武帝後史官揚

休之杜瑩卿祖宗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迄齊滅隋王邵李德林並少
任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
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卷李在齊預備國史創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
奉詔續撰增多齊三十八篇已上送史官藏之祕府唐正觀初勅其子
李百藥仍其舊錄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惟王李二家
云通史百藥齊史凡諸帝廟號為百藥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議者非之書
八紀四十二列傳

後周書類

唐令狐德棻撰初周邨蚪隋牛洪各嘗論次序多抵牾唐初詔德棻與
陳叔達庾儉同加脩纂歷年不就正觀三年與岑文本崔仁師撰次為
紀八傳四十二九五十卷書。先是蘇綽乘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
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
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
其文字而後林希正安國上之志

南北史類

南史唐李延壽撰初延壽父欲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
壽數與論撰追述先志起宋末初元年盡陳正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
七十謂之南史凡八十卷。北史唐李延壽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
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謂之北史凡一百卷書目二史刪煩補
缺本志而隋書有之故。先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
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互相抵毀延壽父思所以改正事未成而卒
延壽乃續父業謂之南史北史百八十篇詳於北而畧於南以唐承隋
隋承周故也會。司馬溫公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
談朝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此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
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度沿革皆
沒不見耳通鑑。通鑑外紀序云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辭卑
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全劉。李延壽為南北史於北則前儒
林於南則冠以循吏豈非所以禮義之邦為無足貴而夷虜之域當示



考索前集卷十四
之以激勸乎及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氏絲髮無遺而獨
於儒林次序了無所及又何邪

新書考索卷十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正史門
隋書類

隋史開皇仁壽時王邵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叙傳並缺其體煬帝世惟有王胄等所脩大業起君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正觀中敕顏師古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并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唐顏師古撰初武德間命封德彝顏師古脩隋史未就正觀三年復詔魏徵撰房元齡總之為五紀五十列傳惟十志未上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化李延壽令狐德棻袁綴三十卷高宗時上之其志上總梁陳齊周之事蹟。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志通。魏徵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天文律曆五



行三志淳風獨作

周齊梁陳隋書脩撰總類

令狐德棻建元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周隋事多脫消帝於是詔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主魏封德彝顏師古主隋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主梁裴矩祖孝孫魏徵主齊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主陳陳叔達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撰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隋史房元齡總監脩撰之原目德棻發之書成遷禮部侍郎兼脩國史

唐史類

初五代晉宰相劉昫撰唐三百年間國史刪為紀二十志三十列傳百五十凡二百卷今謂之舊唐書本朝仁宗時詔歐陽脩宋祁刪脩紀表志則歐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凡十有七年而成始慶曆五年紀十志迄嘉祐五年五十表十五列傳百五十凡二百二十五卷今謂之新唐書凡廢舊傳

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購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

新史合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後唐書

卷其後又詔歐公者詳宋公所著列傳令刪脩為一體公曰宋公前輩

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無改錄行初唐之興温大雅撰

創業起居注自是房元齡許敬宗等相次立編年體號為實錄姚思廉

又撰紀傳其後長孫無忌等因舊書以綴後事龍朔中許敬宗總諸史

任所作記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其後有劉

知幾徐堅吳兢更撰唐史又脩則天實錄史通唐祁芳取編年法為唐曆

四十卷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起隋義寧元年太中間崔龜從續

之謂之續唐曆凡二十二卷起大曆十三年唐陳嶽用荀悅袁亮例為

大唐統紀起武德成一百卷皇朝陳彭年謂唐文物憲章可述獨缺編

年之史乃次新書刪其繁文定為唐紀四十篇僅三十萬言起高祖

皇朝呂夏卿撰述新書義例且摘繁文闕誤號直筆新例。皇朝吳縝

摘舉歐陽脩宋祁新書外駁謬類為二十門號新唐書糾謬其序曰不

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
精擇六曰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不知刊補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
不舉校勘之職唐書紀志表則於陽公主之列傳則宋公祁主之帝紀

編年則得於孫氏之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史其贊房
杜則本於柳芳其贊丘王則本之呂溫傳段秀實則得于厚之文集傳
張巡許遠則得之於李翰韓愈傳甄逢甄濟則得之元稹李鄩相勉以
忠義則得之杜牧。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
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徵之諫而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
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外戚首雜傳以良吏次
宦官之後以忠義次酷吏之後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智周薛李
昶王方翼之功業而槩之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功直而槩
之以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槩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槩之以隱
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以方技是棄其大行而取其小節也此則
舊史之失也。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
徒皆父子論撰數十年方成蓋通知本末則事實貫穿不牴牾惟後漢

東觀漢記無統而前史識之况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

衆矣而紀志表則歐陽脩主之傳則宋祁主之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

義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則王景彞為之所主

既異而不能通知其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

傳有誤而紀不見如傳敘天平節度止有類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

前傳以此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未明書法無準如紀書薨而傳

宗室或書姓或不書姓者有之如中宗紀與前豈非責任不專歟唐備

諸帝不同諸帝亦自詳畧不同之類並糾繆晉書而令狐德棻之徒先為之定例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

今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較後傳則不合詳

畧不一去取未明書法無準一史之內為體異名殊豈非初無義例乎

。僕固懷恩贊乃列於陳少游傳後馬存亮贊乃列於仇士良楊復光

之後宰相莫不表世繫固也而于惟謙之相中宗鄭祭之相昭宗武釋

方之相則天乃不登載其亦有所缺悞歟劉元城曰新唐書叙事

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蔽也唐書進表云其事則

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書所以不及兩漢者其病正在此也而反以為工何哉

舊史得失

以良吏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而槩之以文苑以吳淑之忠義而槩之以外戚以隱逸之卓異而槩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以方技是棄大行而取小節也循吏有功於民而無贊以揚之宦者灑掃之役反有贊以紀之獨孤之才行皇甫湜之文章皆不得見之於傳而僧神秀一行之徒道流王知遠吳筠之輩或傳於方被或傳於隱逸皆舊史之失也唐史發潛曰姚壽唐之佞臣諂事則天以取宰相舊史乃與狄仁傑同傳豈其然乎

新舊史更革

舊史段秀實與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朱泚新史乃削去判官岐靈岳五字夫姚令言乃經原節度使與朱泚同反舊

史乃謂令言之判官岐靈岳新史前去五字誤矣徐。舊史封德彝傳

諫封諸王謂漢制惟皇子親兄弟封王其餘宗族疎遠非有大功如周

郇滕漢賈澤皆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新史乃備曰其餘宗族疎遠

者非有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皆不得濫封土郇滕賈澤周漢侯因

其言誤矣徐。韓文注云按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

反陷成都楊琳即子琳也詳見韓新史昌裔傳云楊惠琳亂昌裔說之

按惠琳居靈夏叛在憲宗初年新史誤也韓文龍武統軍劉公昌裔墓誌

五代史類

舊梁唐晉漢周各有史宋朝開寶中盧多遜扈蒙等備五代史史成而褒

貶失實仁宗命歐陽公備之其立例皆寓褒貶之意本紀十二家人傳

八即后妃傳也梁臣傳三仕於梁朝也唐臣傳五仕於唐朝也晉漢周

臣傳各一仕於晉漢周朝也死節死事傳各一守節忠義者也一行傳

一高尚者也唐六臣傳一背唐附梁者也義兒伶官宦者傳各一皆本

其實者也雜傳十九皆歷事累朝無操守者也司天考二職方考一蓋

天文地理忘也世家十二時偏方割據者也又有十國年譜一四夷附錄三皆諸國興亡四夷強盛之迹也凡七十四卷徐無黨注會。歐陽脩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者亂世之書也吾用意此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夫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之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戒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稍添議者以為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稍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紀列精密則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哉會要徐無黨注曰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否又曰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也言貢不責其物也故書曰表又曰用兵無勝敗攻城無得失不書或。歐陽公十國年譜序曰書月或書日或書死或書殺或書或書。歐陽公十國年譜序曰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問者又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故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耳。歐公五代本紀天文變異一辭不載雖曰具於司天考而與行事了不相屬王蜀世家黃龍井露麒麟鳳白雀之瑞纖悉具紀觀公之論著自謂取法春秋夫豈不知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之意乎。紀傳所載特有不同梁之殺崔嗣子于京師也紀以遣朱友諒楊涉之相梁三任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其末年之為相似善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之歲月豈史遺其入歟或誤書其罷歟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耳而歐公之論贊乃以為十年其誤明矣此固纂誤之書所由作也。宋朝范質采舊史採摭要言總而集之為通錄六十五卷肇自開平迄于顯德

史通類

唐左史劉子元名知幾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予兼而有之是用商確史篇區分類聚九三十卷三十餘篇曰六家曰二體曰載言曰本紀曰世家曰列傳曰表曆曰書志曰論贊曰序

列曰孫撰曰補注曰品藻曰直書曰曲筆曰鑒識曰模擬曰人物曰覈
才曰煩省曰純繆曰史官建置曰古今正史曰感古曰疑經曰漢書五
行志錯誤并雜駁等篇。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殿因各
曰白虎通予在史館而成此書亦名史通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予
是知史通之稱其來久矣。自古帝王文籍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
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班荀二
體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王隱晉書而副以于記宋書有
徐沈徐爰朱而分以裴魯裴子野

諸史志

司馬遷曰書班因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
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之謂禱祝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於其編則有先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準今稱溝洫折郊祀為宗廟
分禮樂為威儀垂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紀若
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范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
瑞異魏收晚進洪以釋老斯出乎胸臆者

論都邑氏族方物

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
北則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
古漢有趙岐三輔史錄晉有摯虞氏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
方思嚴拾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羨風土
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
盡在是矣

諸史論贊

春秋左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之大
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銓陳壽曰評王隱曰
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撰劉炳曰奏表宋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
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曰史臣其列名雖殊其實一也夫論者所以
辨惑釋疑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史論之類實萌於此尋其得

失子長淡薄無味承祚儒緩不切孟堅辭惟溫雅尤善者有典故之風
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大抵華多於實理少於文擇其善
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
國都無足采習鑿齒時有可觀表考伯之務飾元言謝靈運之虛張高
論高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唐脩晉書遠棄史班近宗徐庾飾彼輕薄
之句編為史籍之文史之有論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大史公曰觀
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舜之苗裔此則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
事無重出者也班固贊曰萬石奮之為父澣衣君子非之王揚孫裸葬
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之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
來贊語多錄紀傳云言其有所異為加文飾而已馬遷叙傳後歷寫諸
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各呼之以贊
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叙歷然
可以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蕭李南北史蕭子顯
唐脩晉書皆依范書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繁已多而嗣論以贊為
贖彌甚至若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臧榮緒謂諸君孔明不
逮管蕭魏收稱爾朱提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

史例

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準
唯令升先覺遠述立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擬攝其蹤史例
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唯皆以序為各其實例也
于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榮道鄧榮道詞繁而寡要子顯雖
文傷寒蹟而義甚優長斯一二者皆序例之美者

名號之失

呂陸二氏呂不韋名著一書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
魚豢姚察著梁二史巨細畢載蕪類甚多而俱榜之以畧馬遷撰皇后
傳而以外戚命章班固撰八表以古今為目其所載皆非漢之事子長
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標書改書為志何氏中興向法
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

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
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與七畧之詞此並當代雅言故能取
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如高生啓尹產
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嫦娥竊藥以舞月如斯踳駁不可彈論嵇康高
士傳聚七國寓言元晏帝王紀多采於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此
至范曄增損東漢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璞子穢莫
甚焉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
或神鬼怪物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至如江東五馬始自會稽典
錄潁川八龍世於荀氏家傳而脩晉漢史皆信之傳聞多矣

補注

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二史發明先義是曰傳宗既而史
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史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
上風常璩之華陽志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

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其聞乃綴衆史異詞補前史之
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說是
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志存該博列為子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
志湯衡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陸澄
所著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
為異說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劉昭採其所指以為補注言盡非
要事皆不急。言語飾詞專對古之所重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
臧孫諫君納昴魏絳對魏揚干是也戰國之事爭為馳說若史記載蘇
秦合從張儀連衡范曄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漢魏以降
如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吞虜使
此之小辨曾何足云戰國已前皆可諷詠如鶉賁鸚鵡童子之謠也山
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瞽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
皆芻蕘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向東節之士加以多聞博古者哉

故事

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晉宋殺青又二史之不若人之著述雖同是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是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取蓋言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立明之紀事也當威文作霸晉楚更盟則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則其文闕畧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

序傳

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姓次顯名字自存發迹實始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序為傳王司馬遷又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始於此。雜述史氏流別其流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

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漢夫皇王受命作書著述有雜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戴記王韶晉安紀姚梁後畧比之謂偏記者也人物洪多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若戴逵竹林各士王粲書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洪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史有遺逸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之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小說偽言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崇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玠談數此所謂瑣言者也郡國人物若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郡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紀其先烈若楊雒家牒商敬世傳孫氏之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正女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怪物異聞若祖台志怪子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志本國風物若盛洪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相中此之謂地理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若潘岳開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

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

各諱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姓其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仲尼首象丘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為類若魯莊公與威公同日生名之曰同也晉以僖侯廢司徒改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改為司城禮記正義

史官建置

史之建官其來尚矣軒帝受命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之命外史掌書使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周制也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至諸侯列國各有史官如孔甲尹逸名重夏商我

夫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厭司籍一則在明授經降及戰國史氏無廢

趙鞅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齊田文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趙秦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其年月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公墨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豈最優乎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傳漢武帝置太史公位丞相上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燕掌歷象日月陰陽官數司馬遷沒後之續史記事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列職未知史務於是太史之職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鸞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史有三等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張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勸成讐為不刊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傳學名重一時若周之戎夫楚之倚相此其下也。知幾中宗時人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許自以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

內外篇四十一篇譏評古今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此書以在史館所著者故名史通故漢白虎諸儒論經名曰白虎通又漢封司馬遷後為史通子兼取此意云。知幾論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世以為確論。知幾論史有三長自言曰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咸憤其自感慨者如此本傳。張唐英發潛曰嘗求劉子之書而觀之則知子之用心亦勤矣馳騁古今發摘歷代史之失雖班馬壽輝皆為其輕重茲可尚矣至外篇感經有未諭者十一條始亦疑孔子於春秋有所踈畧乃取春秋而審之如趙盾以不討賊而被惡名許世子以不嘗藥加特筆齊鄭之或以疾赴皆不免致疑於其間而不知赴告策書各因其策書之所告而必削以正王法亦所以使亂臣賊子懼也以此知劉子徒好辨而不知春秋史通歷詆前史春秋聖經且疑其虛美者五未諭者十二其自待不淺矣又嘗疑遷固之書有未備者乃欲於天文之外復志人形藝文之外復志方言又欲撰都邑志於輿服之上撰方物志於食貨之首撰氏族志於百官之下甚至欲於表志之外取人主之制冊詔令群臣之章奏移易而更立一書識者固已譏其贅矣尚敢輕詆乎

戰國策類

後漢高誘注按劉向亭云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向以戰國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除復重得三十二篇崇文編目稱十一篇缺編按史館書籍曾肇求訪盡得其書然後二十三篇復備隋志向所錄者三十四卷誘所注者士二十一卷晴。漢稱為戰國策雜以長短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而不論也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龍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殺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肇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類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為之說非此書指也鮑彪注戰國策序。曾子固序叙曰向叔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

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與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五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未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此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自信而樂於說之易合於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詠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敝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宜拔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明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

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去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孟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此書之作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辨利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戰國策。戰國策。戰國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廷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二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

歷代起居注類

漢武有禁中起居注自魏至晉職歸著作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會記錄帝言及賓客酬答之語後別置起注一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舍人二人唐初隸門下顯慶中分屬兩省

群書考索卷一

在

前集

群書考索卷十六

前集

○正史門

通鑑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堂先生章俊知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蕭泗校正

初溫公以載籍煩多人主不能偏覽乃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上之英宗命續其事治平中辟官屬編集前後漢則劉貢父

自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見以道送王生之序李燾通鑑序初

祖為備唐長編蓋六百卷今刪止八十卷公乃刪削冗長舉撮機要關國家興衰生民休戚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一書凡計二百九十四卷神宗製序賜名資

治通鑑命經筵進讀公又畧舉事自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

參考群書評其異同為考異三十合三百五十四卷公又患通鑑其書

浩大難於領畧而目錄第撮精要之語無復首尾晚乃著通鑑舉要八

十卷又採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諸國治亂集以為圖每年一行六十行為一重六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離為五卷治平元年上之而今本六卷蓋自威烈二十二年上距共和元年增多四百三十有八年見威烈王二十二年寔光晚年所備是為通鑑曆年圖館閣又自宋一天下按于熙寧著為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來論纂成書為稽古錄二十卷稽古錄序

英宗治平中勅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迹仍命自選碎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

神宗御製序神宗序畧云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暇未嘗廢卷乃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先之志以謂周道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秦晉始大威文更霸猶託尊正為辭以服天下自威烈王倍臣執命韓魏趙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詩言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志焉又云載明君良臣

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廢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木規摹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畧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

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畧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立明編年之體做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言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勲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奸敗絀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立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可足道欽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為英宗皇帝侍講受詔備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實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竟肇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

曰經不可續也怒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始知儒者可以法矣

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隋義寧三年使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

諭妖異有所警戒談諧有所補益者皆存之餘乃刪去范祖禹得司又

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天下傳祚後世子孫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

業有紹復之望今全用天子法臨統諸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後魏

秦夏涼燕北齊後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名號敵本非君臣

者皆用列國法至如劉備雖曰承漢然屬族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字

亦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李昇自稱吳王恪後是非難明今並同之

列國不待以漢光武晉元帝例為比溫公與劉

陳瓘自言因讀通鑑然後知司馬文正公之相業也此書編年紀事先

後有倫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迹若登乎喬嶽天宇澄清周顧四方

悉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為典刑之總

會矣胡文定公通鑑要補遺

通鑑之得

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也而一辭不錄武帝時董仲舒漢廷之對二策所陳首尾畧具蓋溫公之意以為文帝開賢良之科正欲聞切直之論而晁錯未免以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諛其君仲舒之辭正切直所以格君心而裨聖聽者多矣其去取之意或者在此焉。姚崇十事之諫非不切直也通鑑則一言不錄獨魏鄭公之諫疏與陸宣公之奏議紀之特詳切以唐史鄭公宣公列傳較之如信小人而疑君子之言從諫不逮往年之言皆不取諸傳而取諸諫錄如遣使振撫之言內節財賦之言皆不取諸傳而取於奏議溫公去取之意豈不以崇以十事要君非忠愛也而魏陸拳拳之心今於其言皆可攷也故錄之特詳歟。魯仲連却奏軍此談者之夸大耳故不書四皓之立太子乃立黨以制父耳故不載劇孟以快顯而不錄姚崇十事以要君而不紀一先仁義二不味慈幼三

通鑑之失

主而曹操聞之墮筆其事皆不書於通鑑而於考異有焉

中官預事四嚴邪封五請行佞倖法六塞貢獻七絕造寺觀八禮大臣九容諫臣十籍書外戚之禍于史魯肅以荆州借先

項羽垓下之敗不敢復還彭城而東走烏江正以灌嬰引兵定淮地
彭城已覆其國都矣温公雖載漢羽敗垓下而不載灌嬰下彭城之事
豈亦有所遺乎漢自七國之變務抑諸侯獨嚴安上書武帝論州郡列
城數十形束縲制帶脇諸侯非宗室之利是蓋有見於安危之端者而
温公通鑑削而不載豈非有所缺乎劉昭以為嚴安康既發憤謂千里
之計其後漢家以中外殫胡致堂管見謂曰千秋堯二年不拜丞相
是霍光少昭帝也楊敞薨踰月而拜祭義是霍光不敢少宣帝也其言
善矣然攷之百官表田千秋之後即拜王訢為相通鑑失於登載遂使
致堂發此議耳年紀王嘉上疏言元帝温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
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通鑑書都內錢而刊去下兩語豈
温公以上為總結而下為分別而言之乎故總云都內錢四十萬萬耳
殊不知都內官名也食貨志云武帝募民田南夷都內掌天下之經費
水衡少府掌天子之私藏嘉之所言謂經費私藏皆富耳。漢劉備即
皇帝位於武擔之南而温公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

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使抑之不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昔
諸葛亮稱元德為帝室之冑豈憑虛無據云耳温公寬宥曹操謂操取
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漢室抑退蜀之主相不似假於孔明北伐亦以入
寇書之亦獨何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目叙事皆謂
蜀先主為昭烈皇帝觀此則温公之失可見矣。漢興七十餘年之間
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距萬
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此段見平准
書而通鑑載於景帝後三年按平准書云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年餘
正謂武帝初年非景帝年變之薛包茅容等舊史止附別傳通鑑具載事迹不
可謂不廣記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稱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而公乃不
載歷代文苑隱逸傳直十削去七八會要前例並存

外記

皇朝劉恕撰司馬光受詔脩通鑑恕辟置史局嘗謂司馬遷史記始於
黃帝包羲神農缺而不錄光為歷代書而不及書威烈之前以包羲至

未命三晉為諸侯可為前紀宋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為後紀將侯
書成有請於光及恕病瘳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劉道原
作外紀網羅考據詳矣獨惜其博焉而未粹擇焉而未精包義以來黃
帝以前詭異不經之說往往畢載而史記所錄西伯尚父陰謀脩德以
傾商之事亦復兼採至於論十六相之未舉四凶之未去始堯知舜於
測微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使民臣仰其功業是以唐太宗用李
勣之微術曾謂聖人亦出此哉又論夏禹攝政虞舜南巡往而不反欲
兆庶專意戴禹而遠邇無後望之意也此豈足以語聖人事乎其論傳
說也謂其出於胥靡之中一旦舉用衆必駭懼故高宗托諸夢寐以服
群臣耳其論命也謂命以杜無妄之求中人安於擯棄後時而不競蓋
聖人以此籠群愚而息爭端也若此之類蓋不一也識者當自能辨其
當否

雜史類

通曆

唐馬總撰起天皇氏總以史籍繁蕪故上索三墳中稽五典迄于隋季
為十卷今存目十一卷起唐高祖者即孫光憲也光憲皇朝入館閣書
目云孫光憲作續通曆十卷今附於通曆後者唯五卷爾通曆一書大
抵簡畧首紀三皇尤詭誕不經與司馬正補史記所言無異隨事間有
論著謂文帝度幾於王道而高祖之擬周成康則有惠德謂宣帝刑名
圖霸之主也而世以此光武非其倫也斯言當矣

帝王世紀

晉正始初皇甫謐撰以漢紀殘缺始傳按經傳傍觀百家著帝王世紀
并年曆合十二篇起太昊帝包羲氏迄漢獻帝

蕭穎士編年

蕭穎士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史記書表世家
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及起漢元帝訖隋義寧編年依春
秋義類為傳百篇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論斷諸儒不與
二原王緒者僧辨裔孫撰求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

肅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著義例使光明云

編年通譜

慶曆七年六月九日叅知政事宋庠上之取十七代史并百家雜說凡正為年號成一書詔送史館

歷代紀要

開寶五年四月叅知政事列熙古上五十卷

蘇子曰古史

蘇轍作因司馬遷史記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書。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宮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有著書或增古書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以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古史

史記無三皇本紀而古史則增之史記列孔子於世家而古史則黜之傳。史記無邾下惠曹子臧吳季札晉范文子晉叔向鄭子產傳而古史則有之

編年通載

皇朝熙寧章衡撰始自唐虞至于治平四年曰編年通載大率編年之例首國號廟謚以表元繫日月以記事其書正統之君以至公大義而得天下者堯舜夏商周漢唐宋是也其書或詐或乘衰亂而得天下者秦晉隋五代之梁後唐晉漢周是也其書乘時並起兩立而爭天下者魏蜀吳東晉後魏宋齊梁陳後周是也其書呂后稱制之年繫之少帝黜則天擅政之歲列之中宗者懼後世改元據位讐偽假真以失正也其書后妃世子宗室之廢立者懼後世登廢黜冢徇愛戚公而失順也其書將相大臣之善惡者懼後世之惡直醜正詭諛擅權而失任也其書姦雄篡奪之興亡者懼後世貸刑拂教稔禍貽亂而失守也其書夷火君長之逆順者懼後世持安危窮凶起難而失備也至如志災異以

戒去符瑞以防怠明卒葬以正終始皆所以權衡褒貶會成史法以
便觀採焉通載

竹書

按隋經籍志晉太康中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帝命荀勗
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怪妄其紀年用夏正載三代事不
及他國特紀晉魏事終哀王蓋魏之史記也此本止有第四第六及雜
事三卷下皆標云荀氏叙錄一紀年一紀令應二雜事悉皆殘缺崇文
總目不著錄賸。案杜預左傳後序曰其紀年篇起自夏商周皆三代
王事無諸別國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
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
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其著書文意大似春
秋經惟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按劉知幾史通云汲冢書云
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事語
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

東晉新書

許敬宗李義府奉詔於武德內殿俯撰其書自史記至晉書刪其繁辭
龍朔元年撰高宗制序

古史穆天子傳

冊府元龜云周穆王內史作禮制與今起居注正同得於汲冢唐經籍
志云郭璞撰六卷未知孰是

史記譙周古文考

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於
是依古文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繆誤司馬彪復以周為未
盡善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云

史記至言

唐褚無量撰史記至言二十篇明皇

西漢書前史精要

皇祐三年十月癸未詔丁度等前後漢書節義令撰序及名度請名曰

漢簡微詔以前史精要為名

兩漢荀悅漢紀

漢獻帝以班固書文繁難省乃詔悅依左氏傳刪為漢紀三十篇五年乃就其言簡要通

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稱論者乃悅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也諱闕

或問荀悅文中子曰史乎史乎表宏曰荀悅才智經論是為嘉史司馬

溫公通鑑考異云荀紀無漢書外事切嘗攷之殆不然也漢書汲黯傳

載帝問黯曰吾欲云注以為史畧其辭而悅紀載曰吾欲與政治法

堯舜何如十字趙后之立諫者固多而王仁之疏班氏所不載今存于

紀者首尾具在則其旁搜博采有補於漢史者多矣又其去取之間間

亦有惹如孝元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為此班固本

文也而悅則述其上兩語而孝宣之業衰為一詞則削而不錄其意深

矣其他紀載差誤固亦不少後元之歲乙巳載於丙午之後中元二

年建元四年未更正朔也而冬十月皆載於歲之末西漢有諫大夫之

職而未有諫議大夫也而紀載薦為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又貢禹至

拜為諫議大夫或習見東都之制而誤書乎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畧荀悅漢記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

而貴諸夏也通

荀悅說刪畧班史勒成漢紀而班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誡隄器

冀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權居西漢之中皇甫湜謂荀氏為漢紀強欲

復古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

其論裴子野宋畧亦然

天祚長曆

柳璞作長曆斷自漢武紀年為編年以大政侵叛戰伐著之門位附見

其左

表宏後漢紀

宏見漢時傳教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成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

李武時為東陽太守宏撰後漢紀三十卷傳於世

晉表宏撰并序宏以後漢書煩穢因撰後漢紀又以謝承華嶠諸書錯

謬同異唯張璠言漢末之事差詳故採而益之

荀悅作前漢紀在班固之後表宏作後漢紀在范曄之前宏在晉末一特文宗性

強直雖恒溫禮遇每不阿屈晁志

苟表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

每致意焉故其辭縱橫放肆反覆辨達明白條揚既啓告當代而垂訓

無窮其為書卓矣王鍾復序

表紀之失固亦不少薛包安帝時人也乃載於章帝紀順帝之元無所

謂元嘉而表紀順帝之末歲乃以元嘉紀號司馬公固嘗駁其失也其

有補於漢事者亦間有之鄭洪諫吞烏孫之議并言竇憲之惡今於表

紀有考焉而范史未之聞也

司馬彪續漢書

司馬彪以漢迄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

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降亡缺者多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世

祖終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一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元嘉漢記

漢威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東觀漢記

漢自明帝以後撰尤武帝紀乃表志列傳載記皆每朝從備至靈帝時

已成百二十七卷雖未終一代之事且見當時不屬備述今東觀漢記

是也

王隱晉史

晉王隱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本就而卒隱博學多聞

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講究大興初召隱為著作即令撰晉史時虞

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以無

之後更嫉隱隱以諂免黜歸于家依征西將軍庾亮亮供其紙筆以備

成事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其父

所撰文體混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于寶晉紀

中興草創未建史官王導上疏宜備史官勅著作佐郎于寶著晉書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三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成稱良史

徐廣晉紀

廣撰成國史成晉紀四十六卷

脩文殿御覽

北齊後主置上林館以中書侍郎杜德林黃門侍郎顏之推判館事文命共撰脩文殿御覽

唐春秋

吳兢在長安景龍間撰唐春秋詔兢就集賢院論次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稍踈括人病其太簡

韋述唐春秋

韋述性嗜書撰唐春秋三十卷

韋述續七志

韋述續七志

韋述六典

先是詔脩六典徐堅造意堅年未有所述始奉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該及述因二家兼以後事遂分紀傳文為例一為文約事詳蕭頊上以為誤周陳壽之流

唐六典開元十年起居舍人徐堅被詔脩六典於集賢院明皇手寫六條曰理教禮政刑事張說知院委徐堅開元二十六年書成先是詔脩六典徐堅命意歲餘未成及肅宗引韋述撰定始以今式摹周六官規制遂定

柳芳唐曆

肅宗詔芳與韋述綴緝吳兢所次國史叙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為之又做編年為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為諸儒譏訕

高氏小史

唐藝文志高峻初六十卷子迥正之峻元和中人凡一百卷

建隆重編唐會要

建隆二年正月乙未司空平章事監脩國史王溥等進編唐會要一百卷文簡理備太祖嘉之此書德宗時蘇冕始撰四十卷至武帝時崔鉉又續四十卷至是溥又采宣宗以後故事勒成之詔藏於史閣賜物有差

諸家唐書

溫大雅創業起居注

房元齡許敬宗撰實錄

姚思廉撰紀傳

長孫無忌令狐德棻綴舊史

許敬宗撰高宗紀傳

李仁實撰敬宗諸傳

牛鳳撰唐書

劉子元吳兢等更撰唐書

劉吳徐更定則天實錄

唐武德間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房元齡許敬宗敬宗

次立編年體號為寶錄正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祖成三十年顯慶元年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楊士郊等因其舊書綴以事復為五十卷龍朔中敬宗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始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敬宗所作紀傳或由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其後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長壽中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洪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然以鳳及之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叙事則參差倒錯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舊典殘缺殆盡長安中劉子元與吳兢則徐堅吳兢更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重定則天實錄總為三十卷

新史糾繆

哲宗時吳鎮進唐新史糾繆凡二十條或云哲宗時乃紹興間可更攷

唐起居注

起居即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便殿則即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

陞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正觀中以給事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即一人以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口和墨濡筆皆切處時號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唯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即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長壽中仗下後宰相自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則天時姚璿請宰相自撰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遜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即猶因制勅稍稍筆削以補國史之闕開元初詔備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即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入閣日起居即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正觀故事楊嗣復開成中為相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記錄月付史館他宰相議不同乃止裴休大中六年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畧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館詔可

太宗欲觀起居注

朱子嘗太宗時為諫議大夫洪文館學士帝常詔起居紀錄減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嘗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臣之禍可懼也史臣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可問乎

隋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之副也

唐正觀政要

吳兢神龍中撰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之

唐贊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

於治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飾號為清明于時因政要思魏鄭公賢詔訪其後

唐太宗政要

李延壽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藏副秘閣

吳兢武后實錄

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說為相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兢曰子元之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唐時政記

武后時姚璿建言求微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四十卷以受史官從之

韋述開元譜述

述好譜學更撰開元譜二十篇

順宗實錄

韓愈為順宗實錄其間載李吉甫事似不少假借德裕當國快快有不平之意請更之者屢矣其後卒竄定無全篇

憲宗前代君臣事跡

憲宗見太宗撰金鑑錄帝範明皇撰開元訓戒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漢晏子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

君臣道合

辨邪正

戒權倖

戒微行

任賢臣

納忠諫

謹征伐

謹刑法

去奢泰

崇節儉

獎忠直

脩德政

簡政穢

錄勲賢

憲宗連彘

憲宗詔李絳與崔群錢微幸洪白居易等撰次君成敗五十種為連

昇張便坐右

穆宗政記會要

長慶元年四月脩聖政記中書門下奏國朝舊制每正朝奏事史官載筆於玉階之下議論政事悉得書之求微後仗下便散宰臣謀議莫得聞長壽二年姚璹請撰時政記此事久廢史官不復得聞唯寫誥詞記除授而已伏望臣等每坐日所有謀議事關政體者便日撰錄足為聖政記至歲末則付史官求為常式從之

唐實錄

唐正觀中房元齡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求微初史官太尉無忌等脩正觀實錄上之顯慶中許敬宗等撰正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至二十卷添成一百卷高宗少微宗所記多非實錄胃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如等必須探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洪勳成使肅至如先胡作威風賦意屬阿舅及士庶敬宗仍後向尉遲敬德內又嘗幸温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騎俱前忽雲霧昏部伍錯亂老聖失於法者多持其既整然後臨觀願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費此之錯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

薛愈撰順宗實錄

愈嘗禁中事切直闕宦不喜嘗其非實在文宗時詔開正摘云元和未貞間事

五代會要

王溥又采梁開平至顯德事跡為五代會要三十卷獻之

群書考索卷十六

畢

前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考功月集卷十六

吳

新書考索卷十七

前集

。正史門

國史類

宋朝百官公卿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司馬光請據國史例漢書作百官公卿表以備省覽
與趙彥同脩至元豐四年上盡治平二年

國朝會要

神宗時王珪進會要表云唐有天下逾三百年制度文章可謂盛際德
宗正元間蘇冕始為唐會要四十卷其後武宗時崔氏續四十卷宋朝
王溥取宣宗以後事并蘇崔所錄共一百卷國家規模宏遠聲昭亡前
肆我仁祖命邇臣脩宋朝會要遂自建隆止慶曆四年成一百五十卷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章得象上王洙編脩神宗嗣恢前志命官添脩十有二年始克成書續以慶曆四年止熙寧十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總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其門禮樂政令之大綱儀物事為之細自上自帝后以底臣庶內而朝廷施于蠻夷有關於討論顧無不載其文致簡其事致詳稽叅盡在推而易行豈止便遺訓故實之求抑亦信疊矩重規之盛。皇朝虞允文等撰續會要起神宗初年迄靖康之末凡六十年編百卷分二十一類六百六十六門。乾道四年詔尚書左僕射陳俊卿兼提舉編脩。乾道五年汪大猷等言蔡攸所脩國朝會要除將熙寧十年以前章得象王珪所脩重加刪潤外其自元豐至政和止脩得帝系后妃吉禮三門彼所脩吉禮緣當時議論好惡不同妄有刪改以迎時好乞令本省再加刪定兼今來續脩斷自神宗其五朝要會內有熙寧十年內事件料編次以續脩國朝會要為名從之。梁克家等撰中興會要先是國家會要已脩至靖康二年閏五月一日承詔自建炎元年續脩至乾道九年陳騏等言編類建炎以後會要至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成書請以中興會要名之。

國朝玉牒

官無定員掌脩皇帝玉牒凡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唐本宗正之職開成後始別置脩玉牒官。聖朝祥符中始設局置官倣唐制也詔以皇宋玉牒為名六年以夏竦為脩玉牒官自後置一員或二員景祐初季淑申請詔以編脩院廳西閣子充脩纂玉牒之所熙寧中於三班院置局後徙編脩院皇帝玉牒十年一進脩玉牒官並以學士典領自元豐行官制分隸宗正寺官六年詔宗正寺脩玉牒照用日曆所文字並指定所書事令本所節錄元符初陳覺乙將先帝玉牒內聖政令本寺脩玉牒官抄寫封送國史院從之紹興中襲舊制始建以宰臣一人提舉脩玉牒官一人以待從兼凡宗正卿少而下悉與脩纂二十九年詔玉牒所併入宗正寺更不置脩玉牒官檢討官以本寺少卿及丞同領編脩事詔玉牒所宰臣提舉依舊脩書官一員同宗正卿丞脩纂更不置檢討官二十三年詔左僕射陳康

伯提舉編脩玉牒玉牒格及赦令并御札聖旨親筆處分并郊祀巡幸大臣拜罷親試賢良與朝廷大議論更革廢置大祥瑞災異戶口增減官雖卑因事賞罰開治體者宋朝玉牒則起於太宗之至道脩玉牒則掌帝籍玉牒及近族親屬昭穆之序至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判宗正寺趙世長等奏乞別崇懿號詔以皇宋玉牒為名其後屬籍類譜與夫宗藩慶系之錄仙源積慶之圖常與玉牒為伍並脩而同進九事之書則又見於紹興臣僚之請紹興十二年申請一天子親祠天地宗廟一公幸一大慶一臨軒冊拜后妃封建皇子入閣一丞相除罷一天子巡行大貞一賞罰大者一雖小官事繫朝廷大體○周禮春官之屬史官分職最為詳密國之大事既書于太史而言動之記又分於左右史至於莫世繫辨昭穆則又掌之以史則玉牒之始也迨唐開成李差官命名迄宋朝制作益重其凡則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序其同姓之親而第其五服之疎戚者為屬籍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號若世者為類譜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考定其次支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慶

圖雖檢討之官無常員自少卿丞簿外又置所以領之所以修成美昭謨烈而重宗廟也

國朝實錄

國朝沿唐制有實錄之史治平初以宰臣韓琦提舉脩仁宗實錄熙寧初以宰臣曾公亮提舉脩英宗實錄紹興以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遇脩即置院九年以脩神宗哲宗徽宗實錄始置院以宰臣一員提舉脩撰檢討無定員檢討以本省官或他官兼而脩撰官如史館例十二年詔史館提舉諸司承等并官吏並併歸實錄院罷史館。咸平中真宗以太祖實錄漏落詔李沆等重脩五十卷沆表上之曰前錄頗亡事今之所正率由典章又增益諸傳一百四人。至道三年詔李若水等撰太宗實錄八十卷咸平元年書成上之。乾興元年詔王欽若撰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天聖二年書成上之韓琦等撰仁宗實錄二百卷曾公亮等撰英宗實錄三十卷。元祐間呂大防范祖禹等撰神宗實錄二百卷。紹興中謂其變亂美實外應詆誣之說命蔡卞改脩之

蔡京作哲宗前實錄一百卷後實錄九十四卷京之意以宣仁垂簾時政非出於上故分前後錄蓋厚誣也高宗紹興四年詔朱勝非等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勝非奏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矣

國朝日曆

唐正元初韋執誼奏脩撰私家紀錄非是望令各撰日曆月終館中詳定從之此日曆所從起也國朝舊以宰相兼監脩國史脩撰直學檢討無常員掌脩日曆以時政記起居注會集脩撰為一代之舊典於下省置編脩院專脩國史實錄脩纂日曆元豐中廢編脩院歸史館上制行屬秘書省國史案六年詔秘書省長貳毋得預著作脩纂日曆事進事即繫銜以防漏泄如舊編脩院法焉八年詔曾肇林希兼著作城事官兼職自此始元祐中移國史實錄編脩日曆以國史院為名隸門下省更不隸秘書省紹聖中詔日曆還秘書省宣和中詔罷在京脩書諸局惟秘書省日曆所繫元豐國史案除注作等官專管脩纂日曆之事

無定員外其元豐分案編脩日曆書庫官吏並依元豐法紹興初以脩日曆為名又詔秘書長貳通行脩纂日曆三年詔左僕射呂頤浩兼提舉脩國史詔脩日曆令侍從官帶史館脩撰餘官帶直史館檢討若著作郎闕依元豐例差即官兼領日曆所以脩國史日曆所為名四年詔脩國史日曆所以史館為名依舊制置編脩勘校官十年秦檜請下有司討論史館建併之弊禮部看詳依元豐舊制併歸秘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佐即脩纂日曆見脩欽宗及高宗日曆令宰相提舉

太平政要

皇朝樞密使富弼等撰初弼請以三朝典故及諸司可用之文類聚成書使兩府遵守詔命史館校勘王洙集賢校理余靖祕閣校理孫甫集賢校理歐陽脩等同脩弼領焉慶曆四年書成上之分別書類起賞罰止延諫臣凡九十六門為二十卷每事之後各釋其意相類者止釋一事理明者不復釋云

太祖南宮事迹

太祖南宮事迹

至道中昭宣使王延德上太祖南宮事迹三卷命送實錄院咸平元年八月李若水以所脩實錄八十卷上進

太宗置起居注

淳化五年史館脩撰張泌言聖朝編年謂之日曆惟紀報狀畧叙敕文至君上聖政嘉言臣下善惡莫不細書以為世範按六典故事請置起居院脩左右史之職以紀錄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送史館以脩日曆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舍梁周翰起居郎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其脩撰注式委翰林檢討故事以聞周翰等奏時政記外自餘百司凡封拜除授沿革制置之事並令聞起居院以備編錄仍令即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與每月起居注先以進御後付史館從之

太祖太宗真宗實訓

天聖五年十月乙酉脩監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錄外錄太宗與群臣對問之語為正觀政要與正史並行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從之明年三

月癸卯知監脩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實訓三十卷實元二年十月詔翰林待讀李淑赴資善堂刪整以備采春進讀至閏十二月二十七日淑乞丁度同脩纂詔可仍令丁度於采年祗候進讀康定元年四月十八日淑又言臣所讀實訓欲先讀第一卷政體聽斷事外却取第十二卷以後將邊防夷狄事先次進讀庶幾戎備邊政早得敷啓

太祖太宗真宗訓鑿

慶曆八年八月知制誥楊偉受詔與翰林李淑同編皇祐元年二月纂成進之九十卷御製序

太祖太宗國史

真宗景德四年八月宰臣王旦監脩樞密王欽若陳堯叟參政趙安仁翰林晁迥楊億等脩祥符九年二月上九帝紀六卷志五十五卷列傳五十九卷初景德三年二月命知制誥朱巽等取太祖太宗兩朝史館日曆時政記起居注行狀編次以聞詔中書察院三司檢兩朝宣勅聖旨文字進納以將脩國史故也

太祖太宗真宗國史

天聖五年二月命宰臣王曾提舉真宗國史叅政呂夷簡及樞密夏竦翰林陳堯佐同脩天聖八年六月呂夷簡上新脩國史于崇政殿先是太祖太宗帝紀六志五十傳五十九凡一百二十卷至是脩真宗史成增紀為十志為六十傳為八十總百五十五卷

太祖太宗真宗故事

慶曆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天章閣待制王洙右正言余靖太常博士孫甫集賢校理歐陽脩同編至四年上之分別事類凡九十六門二十卷富弼總領為序云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為模範三朝賞罰之權威德之本責任將帥之術升絀官吏之法息費強兵之制禦寇平寇之畧寬民恤災之惠篤親立教之風御臣防患之機察納諫諍之道率編錄焉

三朝聖政錄

撰人不著名氏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政事以類相從起君道至戒貪

吏凡二十門為六卷每門系之贊云

祖宗英睿龜鑑

皇朝吉州布衣歐陽永安撰采諸書所載起太祖至神宗雄圖遠畧可為後世法程事者後各釋其意相類者不復釋凡四百八十事為十卷

太宗真宗聖政記

天禧五年四月輔臣集章聖皇帝聖製為三百卷乃祥符九年至道咸平時嘉言善事也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訖大中祥符應中書密院時政記史館日曆起居注善美之事錄為聖政王曾等領之凡一百五十卷

仁宗英宗國史

熙寧十年五月戊午詔脩仁宗英宗兩朝正史命宰臣吳充提舉宋敏求蘇頌脩王存黃履林希編脩是年七月辛未上御資政殿吳充率脩國史宋敏求等以仁宗英宗紀草二冊進呈上服靴笏內侍集案宋敏求進讀上立聽顧問篇畢始坐

太平御覽

興國二年太宗閱前代書類門目紛雜遂詔翰林李昉扈蒙而下凡十
四人以前代脩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分定門
目為一書八年十二月書成詔曰包羅萬象總括群書紀歷代之興亡
自我朝之編錄足以資帝王之宥覽鑒古今之是非宜錫嘉名垂示後
世可改為太平御覽帝每聽政日讀御覽三卷有故或闕即退之雖隆
冬短景必及其數大臣請少息帝曰朕開卷有益不以為勞九諸故事
可資風教者悉記之又延見近臣必引接談論以示勸戒

景德時政記

開寶七年史館脩撰扈蒙請委宰臣及參政凡事經聖斷可書簡冊者
錄付史館及命參政盧多遜記錄至太宗興國八年詔中書門下應國
家裁決之事及帝王宣諭之言合書史冊者宜令參政李昉抄錄李送
史館密院委副使唯此雖有時政記之名但云送史館事件至景德元
年始題云時政記故有中書令樞密院時政記

冊府元龜

祥符六年八月十二日王欽若等上先是景德二年九月丁卯命王欽
若知制誥楊億等脩歷代君臣事迹凡起例類事分門皆上稟聖意以
懲勸為本至是凡九年而書成目錄音義各十卷詔名冊府元龜御製
序

御覽御屏風

真宗咸平中田錫屢召對言事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臣願以皇王
之道治之舊有御覽御屏風但託分門事類臣請鈔畧四部訓為御覽
三百六十卷萬機之暇日覽一卷又採摭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
卷真衣坐之側則治亂興亡之事常在目矣上善其言詔史館以書借
之先奏御覽三十卷御列屏風五卷自為序曰可以銘於坐隅者書於
御屏風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為御覽

仁宗朝脩起居注

仁宗因賈黯言許脩起居注入侍經筵

慶曆新編祖宗故事

考索前集卷十七

慶曆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命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洪集賢校理余靖同編備至四年上之九十卷

仁宗訓典

范祖禹採仁宗聖政數百事編錄成書名曰仁宗訓典元祐七年進之凡六卷

仁宗君臣政要

皇朝秘書丞張唐英編進自天聖初終於嘉祐八年三月凡二百八十五條分為四十卷

神宗聖訓錄

皇朝起居舍人林處撰起孝德迄遠夷凡一百門為二十卷名聖訓錄以續五朝寶訓目錄一卷

續資治通鑑長編

皇朝李燾撰起建隆元年訖靖康元年壽以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唐三百年長編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曰長編毋失於繁寧失於畧當時

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六百餘卷光手刪之止八十卷故燾纂集用光義例廣記備言以待後之作者燾此書自謂非使續通鑑姑謂續通鑑長編而已其間有異同之論則並錄于下而不敢削

歷代聖製類

必義八卦

必義之作易綿絡天地經以八卦

虞舜南風詩

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家語

漢高祖大風歌

上還過沛留置酒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武帝作芝房歌

甘泉宮中產芝作芝房歌

武帝作寶鼎司馬之歌

得寶鼎后土祠旁馬生溼注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武帝白麟歌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作黃色圓蹄一角七端有肉作

武帝作盛唐擬陽歌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登瀛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擬陽而出作盛唐擬陽之歌

武帝作瓠子歌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太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臣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

武帝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

唐太宗金鑑書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令狐綯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鑑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常三復而已

高宗天訓會要

顯慶二年六月上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誠著股肱論令許敬宗著名曰天訓

元宗賜三傑詩

宋璟為尚書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太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食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賜三傑詩自寫以賜

德宗君臣箴

杜希全遷靈監節度使將即也獻體要八篇發切時病帝嘉納之賜君臣箴一篇

台衡宸衷銘

馬燧以河中平詔書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宴賜畢還大原足行也

德宗賜燧宸宸台衡二銘燧至大原勒石起義堂帝為題其額以寵之
魏武新書

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群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
奇料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新書從事

國朝御製類

太祖應天曆序

乾德元年四月太祖製建隆應天曆序

太祖製定神農本草序

開寶六年製重定神農本草序

太宗賜進士御詩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宴新及第進士呂蒙正等於開寶寺仍賜御詩二
首以寵之故事禮部校榜後敕下之日醴錢於曲江為聞喜會近代多
於名園佛廟亦飲鏹而為盛集至是官為共帳仍陽以詩非常例也其
後淳化中亦賜詩見於賜進士箴

太宗聞捷奏詩

興國四年太宗幸河東作聞捷奏平隆州詩五月幸城南自草賜劉繼
元詔又作平晉賦

閱太宗御書於龍圖閣詩

景德二年四月作令從臣應制及命李宗諤作序又作龍圖贊是時既
觀書又宴於延和殿

東郊籍田詩

太宗端拱元年正月作

御製成奔兢詩

太宗聽政之暇每念躁競之輩不知理道作七言詩示學士卒章云好
事盡踰純與直謾勞口舌湧如泉張洎揣摩聖意上表稱謝上善之謂
宰相曰洎老於文學深諭朕意此表當付史館使眾人塞奔競之源也

太宗聖文神筆頌

祥符六年正月應諸路轉運司官內州軍宮觀寺院名山靈迹曾經賜

太宗御製書者件榜以聞當降御製太宗聖文神筆頌刊石
御製秘閣贊

淳化三年詔增脩秘閣八月成帝作贊賜之宰相李昉等請刻石閣下
太宗賜進士脩身箴

端拱二年親試進士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上作脩身箴賜之勉以脩身
謹行稽古効官之意

賜內侍箴

大中祥符六年上嘗作內侍箴注釋賜閣承翰等大指以內懷祗悚乃
可事君其或輕率必當陷刑辟而失身苟能專謹無放佚朕之志也

太宗賜進士箴

淳化三年三月賜新及第孫何等御製箴一首及賜宴於瓊林苑又賜
御詩是後每宴及第皆賜御詩

歌器論後述

仁宗嘗出歌器以示侍臣命左右以水注之初虛以歌至中而正盈則
覆上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有持盈戒謹之道朕每思臨天下合
中正之道何所法乎丁度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因奏太宗特
嘗作此器真宗為之贊上遂製歌器論後述以示之度等奏曰聖文大
旨率遵先帝聖訓父作子述此周道所以無憂而永福萬邦之道也願
宣布中外使知聖心所存上曰可便以此本賜卿度等拜而受之

太宗御集

大中祥符五年內出新編太宗御集御書法帖總三百三十六卷示輔
臣曰先帝嘗學實由天縱凡屬思必極精妙朕即位以來孜孜尋訪文
詞筆札殆無遺逸四方以朕求訪所進納者多是先帝賜與以其欲自
寶並却給付丁謂曰若盡收秘府則人間無本好學何所師法上曰朕
復給之正為此爾王旦曰太宗以文章化人五代以來筆札無體太宗
在南宮留意翰墨斷行片簡傳之於外則爭求之寶為楷法自後學者
書體丕變實聖教之至也

太宗游藝集

真宗祥符中取太宗御製樂譜碁圖歌詩列為游藝集凡一百二十卷
仁宗又命曾公亮復詳校之又親為後序

至聖文宣王贊

太宗作至聖文宣七十二子贊帝謂輔臣曰朕萬機之暇但以經史筆
硯為娛因成撰述太宗自踐祚以來多所述作雖車駕在行不廢吟詠

真宗文武七條

祥符二年。清心。奉公。脩德。責實。明察。勤課。革弊。此上
文。脩身。守職。公平。訓習。簡閱。存恤。威嚴。此上
臣

真宗政要

乾興元年九月內出真宗政要十卷示輔臣蓋上於章聖記中檢事之
要者纂為此書

真宗正說

真宗讀經史披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寶元二年十月上
御遜英閣觀講春秋三氏傳及正說終上曰春秋所述蓋前世治亂之

事正說乃先帝訓言皆足以為監戒者因詔翰林侍讀李淑進讀三朝
寶訓李仲容讀所論經史規監事

真宗御集

天禧元年十一月龍學李虛已編成百二十卷目三卷召輔臣對于滋
福殿以示之

宸章集

真宗祥符三年夏四月龍圖閣待制陳彭年准詔纂歷代帝王集凡正
位十五卷閣位十卷上作序賜名宸章

明良集

真宗天禧二年九月兵部郎中李虛已上奉詔集群臣所和御制詩為
明良集五百卷詔賜器幣

乾坤寶典

真宗景德二年五月上作乾坤寶典叙以天文地理陰陽歷數之書率
多舛誤乃命司天監史序等脩撰撮其精要類分之成四百十七卷論

年始就上為製名及序藏於祕閣

真宗北征回鑾詩

真宗景德元年澶淵之役契丹來請盟十二月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丙戌遣左藏庫使李吉昌使聽其請盟戊子作北征回鑾詩命近臣和甲午駕登澶州至仁宗至和二年詔真宗幸澶淵有御製親書回鑾詩存於州廨其令刻石以藏之

真宗清景殿書事詩

天禧元年二月作憫農天時地利稼穡省費為政薄賦牧宰恤刑安民十題共百篇皆有序召輔臣至龍圖閣示之

玉宸殿觀瑞麥詩

天禧三年三月作賜近臣

金華殿觀麥歌

真宗祥符五年六月上以諸王所歌金華殿觀麥示群臣

軫田夫吟念農歌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謂宰臣曰朕北鄙和好邊陲無事然居安慮危未嘗敢自暇逸每為文自警置諸左右朝夕觀之因出軫田夫二吟念農歌自戒守官箴以示之

憫農歌

祥符七年六月丙子棗州經水流民歸業者給復三年庚辰作憫農歌賜近臣和

學書歌

真宗天禧三年上作學書歌勸農吟賜皇太子

元良述

天禧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丙子內出御製賜皇太子元良述六藝箴

六藝箴

規前

宗室座右銘

祥符三年九月判宗正寺趙湘因對請御製文以戒宗室上作宗室座右銘賜宗室王元種以下

內藏庫銘

大中祥符四年九月辛未朔壬申上作內藏庫銘以陳彭年表請聖文
故從之

泰山銘記

祥符二年正月出泰山銘記示輔臣十一月中書門下言欲依張齊賢
等乞親御製泰山銘及天齊王周公文宣王武成等及今丁謂等於朝
堂宣示百官帝曰此但紀一時事何足朝堂宣示宰臣王旦等言君父
聖作臣下皆願榮觀帝固拒未詳再三陳乃從之翌日皆稱謝

資善堂記

祥符九年二月詔元符觀皇太子就學新堂宜以資善為名因製記天
禧二年正月上請元符觀宴世聖製資善堂記祥符九年張士遜請以
聖製資善堂記刻石堂壁從之

勤政論

祥符四年真宗作勤政論俗吏辨示近臣

寬財利論

天禧二年二月真宗作寬財利論賜三司使李士衡

祥瑞論

祥符中真宗嘗著祥瑞論大指以明王雖有不祥常用祗畏中入一觀
善應即自後大聖賢思以防邪故春秋不書其事然神祇降監亦以揚
祖宗之烈當欽承而宣布之若恃休期以自肆固宜戒也論成宰相請
刻石國子監從之

正臣論皇王帝霸四論

祥符八年四月癸丑賜宰臣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奸臣權臣論并御製
皇王帝霸四論

資治通鑑序

神宗皇帝御製曰故賜其書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危竿論

慶曆四年出危竿論述君高慎危之意

瑞物歌

祥符三年八月作龍圖閣圖書瑞物歌

嘉祐四年製裕享樂舞

奉天庇民述

祥符二年十二月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

崇儒術為君難為臣不易

祥符五年十一月帝以崇儒術為君難為臣不易二論示王旦等先是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奏對帝謂之曰儒術汗隆其應實大國家宗
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曆迭改而
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侵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
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守前訓禮樂交舉儒術化行實二君垂裕之所
致也又曰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或君以寬大接下
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地之

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成彭年曰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頃
之以二論示彭年復請示輔臣旦等因請付國子監刻石從之

勤政裕吏辨為治不易論

祥符七年寇准等表請赴國子監觀太宗御製文集御書及聖製文集
御書及聖製御書刻石從之注先是帝以太宗御製文集御書并帝所
製勤政裕吏辨為治不易論收於國子監注官拜章乞營閣以安之又
輔臣乞以聖製五篇刻石閣下至是始成故文武百官表求觀焉

孝經詩

祥符八年作孝經詩三章賜群臣屬和

讀十九代史詩

祥符八年七月作讀十九代史詩賜近臣和

製先天紀序

祥符八年十月製先天紀序

思政論說春秋要言

天禧元年作思政論說十卷春秋要言三卷
稼穡倍登詩戒酒

天禧二年作稼穡倍登詩戒酒二論賜宰相
三教詩

天禧二年十一月作三教詩各一百首
皇祐大享明堂記序

皇祐三年製皇祐大享明堂記序
聖祖降臨記

祥符五年作聖祖降臨記
新脩冊府元龜序

祥符六年作新脩冊府元龜序
承華要畧六藝歲記授時要記

真宗天禧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以御覽國史兩朝實錄太宗御集緯術
秘書經史子集及前後御集賜皇太子時召宗室宰臣以下對子清景

殿觀書帝以青宮要紀事有未備因博採群書廣為承華要畧每篇著
贊并述六藝歲各一卷承華要畧一十卷授時要記十二卷

審樂要記
康定元年仁宗御製

寶文閣觀書御詩

嘉祐七年十二月辛寶文閣為飛白書分賜從臣因出觀書御詩一首
賜宰臣韓琦以下令屬和遂宴群玉殿傳詔學士王珪為詩序刻石于
閣其詳亦見於
觀三聖御書

觀文鑒古圖記

慶曆元年七月上命圖畫前代帝王美惡之迹可為規戒者號觀文鑒
古圖上自為記召輔臣至迎陽門觀之

原道辨

淳熙八年作原道辨

東坡集贊

孝宗乾道九年賜東坡集贊

奉神述

祥符四年五月作奉神述以諭中外

祥符考索卷十七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十八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聖翰門

歷代聖翰類

包羲龍書

三皇以前結繩為政包羲因龍之瑞始作龍書

神農穗書

神農因嘉禾八穗作穗書

黃帝鳥跡書

黃帝蒼頡變古文作鳥跡篆

少昊鳳鸞書

少昊作鳳鸞之書取以古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顯帝科斗書

顯帝則科斗之書曰科斗篆

帝堯龜書

帝堯因軒轅靈龜有圖作龜書

夏禹螺書

見前

文王作鳥書

文書時作鳥書

漢光武賜方國手迹

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簡吏

唐太宗賜馬周飛白

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

本朝御書類

太宗飛白書賜李昉

雍熙三年十月內出飛白書一軸賜宰相李昉上曰朕每公事退常

光景讀書之外不任學書除隸草外兼習飛白此固非帝王事業但表

朕不閑過耳暇遊聲樂性所不好官中遣日惟書籍筆札而已

飛白書賜李端

至道二年六月出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

藏秘閣字皆方圓數尺上謂之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不同朕君臨

天下復何事於筆硯但中心好之不能輕棄歲月既久遂盡其法

太宗草書經史故事

至道元年六月草書經史故事三十紙詔翰林侍讀呂文仲仲讀之因

遣刻石以數百本令於江東名山神地道巖佛廟各藏一本或高逸不

仕有行為州里所稱亦分賜之

御書六韜六法

雍熙四年召北面諸將田重進潘美崔翰洎殿前劉延翰等對於便殿

上訪以禦戎備邊之策延翰曰破虜二策惟聖心裁處上因手書六韜

兵法將有五才十過之說以賜之

御書孝經

淳化三年十月上行書千字文癸亥秘書監李至言請於御製秘閣贊碑陰摹石帝曰千字文蓋梁武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俾周興嗣次韻而成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親書勒之碑陰

太宗御書急就章

端拱二年以御書急就章藏於秘閣急就章者漢元時黃門令史游作也先是下詔求先賢墨跡有以書鍾繇急就章為字多踳駁上親草書一本藏秘閣乃刻石賜近臣

筆翰

太宗銳意筆翰兼通篆籀八分飛白草書三十六卷示近臣

賜儒行篇

太宗淳化三年詔以小印儒行篇錄賜中書密院兩制等人一軸

龍圖閣太宗書帖

咸平四年十一月上御龍圖閣召近臣觀御書五年十月又詔閣之四

發設五經圖閣上

太宗御筆

真宗嘗以太宗御筆集及御書法帖等三百三十六卷示輔臣曰太宗嗜學寔由天縱屬思援翰筆極精妙朕欲尋訪殆無遺者四方以朕訪求所納甚衆然或因先帝賜其家寶藏即復之且以謂文章化人成俗者自太宗始也五代以來筆札無體鍾王之法幾乎絕矣太宗在南宮留意翰墨自是學者書體丕變寔聖教所致

真宗鏤文紅筆

祥符二年帝以太宗鏤文紅筆分賜宰臣王旦以下因曰先帝聽政之暇常以觀書并攻筆法為意每見諸家字體精妙無不學者學之必成且等言先帝筆法神氣英異非人臣所及如侍書王著有名於時然望先帝甚遠帝曰王著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

仁宗邇英閣御書三十五事

慶曆四年三月帝御邇英閣出親書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自遵祖宗

之訓以至小瑕不廢

仁宗飛白書

寶元二年十一月遣內侍就輔臣第賜御飛白書各一軸次日面謝奏曰陛下萬幾之煩翰墨不倦神筆奇奧曠古未有帝曰聽政之暇無所用心特此以為樂耳

賜進士太學篇

天聖八年自後登第賜字必遣中使賜儒行或中庸大學以為常

神筆

仁宗字勢皆有法度崇政延英之宣示飛白揭琳宮之榜篆額動感之碑皆足以顯當時之榮遇是以寶元之賜宰臣奏稱神筆奇奧

御書明堂

皇祐元年九月親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

恭宗御書唐人詩

賜范祖禹等上皇書賜羊祐列傳又書賜孝經意在隆孝治其後又書

賜六經

光宗御書尚書

紹興五年九月賜趙鼎御書尚書

御書裴度傳

六月賜張浚裴度傳

書目類

西漢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春秋分為五左氏公毅詩分為四齊

韓易有數家之傳至秦燔滅文章漢興開獻書之路迄孝武書缺簡脫

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使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

國校方技向總錄而奏之向死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

書之總要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易十三

家二百九十四篇易經十二篇周王孫易傳二篇揚何二篇韓嬰二篇

五鹿充宗畧說三篇此特摘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古文經四十六

顯然者錄不盡錄下皆類此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古文經四十六

卷傳四十一篇歐陽章句三十一句說義二篇小大夏侯章句各二
九卷解二十九篇劉向五行傳十一卷周書七十一卷劉向云周詩
誓號令也石渠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詩經二十八卷齊後氏故二
卷說四十二篇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禮十三家五百五
十卷說四十一卷毛詩三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禮十三家五百五
五篇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七十篇周官經六篇即今周禮也周官傳
四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封禪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樂記二十三
議十九篇武帝時石渠議三十八篇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樂記二十三
十四篇雅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古經十二篇羊傳十一卷左氏傳
歌詩四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古經十二篇羊傳十一卷左氏傳
傳十一卷鄒氏傳夾氏傳各十一卷公羊外傳五卷章句三十一卷
雜記八十二篇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毅梁外傳二十篇章句三十一卷
石渠議奏三十九篇國語二十一卷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出本十五
篇古史官記也戰國策三十三篇陸賈楚漢春秋九篇大史公百三十
十篇太古以來年記二篇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古二十二篇
十九篇魯二十篇傳說三卷石渠奏議十八篇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駁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石渠奏議十八篇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經十一家五十九篇古九篇夏侯說二十一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一
石渠二經准議十八篇爾雅三卷二十篇小學十家三十五篇史籀
雅一篇古今字一卷管子體六技證一篇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史書五
篇周宣王太史作八練書卷頌一篇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史書五
印六署七傳書八練書卷頌一篇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史書五
史游作元尚一篇李長作訓纂一篇揚雄又來蒼頡一篇凡六藝一百三
訓纂一篇蒼頡頌傳一篇杜林蒼頡頌訓纂一篇凡六藝一百三

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序六藝為九種儒家者流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
篇子賤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陳人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
孫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一篇孫卿子徐子四十二篇陸賈二十篇劉敬三篇
八篇竇越一篇王孫子一篇公孫固一篇十八篇李氏春秋一篇羊子
君七篇震卿春秋十五篇高祖傳十三篇陸賈二十篇劉敬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倪寬九篇公孫賈五十八篇河間王劉三雍三篇
震立說一篇莊助四篇豆寬九篇公孫賈五十八篇河間王劉三雍三篇
新序說世說列女傳國頌也揚雄道
篇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一百三十七篇魯熊子二十二篇劉向說四篇文
九篇田駢子九篇莊子五十二篇列子八篇老成子十八篇長靈子
四經四篇銘六篇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力技二十二篇孫
子十六篇齊捷子二篇臣君子二篇蜀入鄭長者一篇楚子三篇陰陽
家者流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朱子韋三篇鄭衍子四十九篇容成
周伯十篇法家者流十家二百一十七篇李悝子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
一篇子五十五篇名家者流七家三十六篇鄧析二篇公孫龍子十四篇
家者流六家八十六篇尹佚二篇子七十一篇縱橫家者流十二家百七篇蘇

十二篇張儀十篇謝通五篇鄒陽六篇雜家者流二十家四百三篇
士父偃二十八篇徐樂嚴安各一篇
孟二十六篇大禹二十七篇伍子胥一篇由余三篇尉繚三十九篇
尹子三十篇呂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東方
朔二十篇荆軻論農家者流九家百一十四篇神農二小說家者流十
五篇吳子一篇
五家千二百八十篇伊尹說二十七篇魯子說十九篇凡諸子二百八十
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自屈原至
王褒二十家三百一十二篇屈原二十五篇唐勒四篇宋玉十六篇莊
十九篇淮南王八十二篇吳王壽王十五篇自陸賈至朱宇二十一家
倪寬二篇劉向賦三十二篇王褒十六篇自陸賈至朱宇二十一
二百七十四篇賈誼三篇枚舉百二十篇司馬遷八篇蕭望之四篇揚雄
十二篇馬商九篇自孫卿至路恭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孫卿十篇賈充
四篇呂嘉五篇路恭八篇自客主賦十八篇至隱書十八篇雜一十
二家二百三十三篇自高祖歌詩至南郡歌詩二十八家二百一十四
篇高祖一篇秦時廿九篇壽宮十四篇宗廟五篇吳楚汝南十五篇燕代
索三篇京兆尹秦五篇洛陽四篇河南五篇存詩賦為五種。兵權謀十三
周七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南郡五篇家二百五十九篇吳孫武兵法八十二篇齊孫臏八十九篇公孫執二
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

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起楚兵法七篇圖陰
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起太乙兵法十篇止項王一篇圖陰
九十九篇起魏于兵法十篇凡兵馬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
卷任安次兵馬為四種天文二十一卷四百四十五卷起秦乙雜子星
書秘記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起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五行二十一卷
六百五十二卷起秦一陰陽二十三卷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起龜書
卷止易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起黃帝長都占夢十一卷
卦八具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起黃帝長都占夢十一卷刑法六
家百二十卷山海紀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序為六種
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序為四種大凡書六畧三十八種五百
九十六家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唐藝文志曰自漢以來史官列其
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
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學者自為之書
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可謂盛矣。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
唐武德初有書八萬卷王世充平得隋書八千餘卷宋遵浮舟沂河西

致示師經砥柱舟覆而書盡亡時令德茶請加錢帛募正觀中魏澄

詩求天下書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四部元宗時命馬懷素備圖

書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

遷書東宮麗正殿置備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

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給紙札以繕寫兩都

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子史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開元

四部書成上令百姓官一卷又命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因鄭譚言經籍未備詔秘閣使

放於是四庫之書復全分藏于十二庫開成中分察使奏秘書省四庫

百七十其後經黃巢之亂而蕩然無復存矣今歐陽公述其終始而定

其四庫之目曰甲部經錄其類十一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

五百九十七二曰乙部史錄其類十三正史編年為史雜史起居

刑法目錄諸律也三曰丙部子錄其類十七儒道法各墨縱橫雜家農家小說天文曆算兵書五行雜藝術類書明

堂經脈醫術凡諸錄一百九家九百六十七部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

卷四曰丁部集錄其類三楚辭別集總集凡看錄八百一十八家八

舊唐書經籍志曰平世載籍世莫得聞今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以表

藝文之盛甲部為經其類十二易以紀陰陽變化書以紀帝王遺範詩

以記興衰誦嘆禮以紀文物體制樂以紀聲容律度春秋以紀行事褒

貶孝經以紀天經地義論語以紀先聖微言圖緯以紀六經讖候經解

以通六經大義詁訓以解六經章句小學以紀字體聲韻乙部為史其

類十有三正史以紀傳表志古史以紀編年繫事雜史以紀異體雜記

朝史以紀為朝國史起居注以紀君人言動舊事以紀朝廷政令職官

以紀官序品秩儀注以紀吉凶行事刑法以紀律令格式雜傳以紀先

賢人物地理以紀山川郡國譜系以紀世族繼序畧錄以紀史策條目

丙部為子其類十有四儒家以紀仁義教化道家以紀清淨無為法家

以紀刑法典制名家以紀循名責實墨家以紀強本節用縱橫以紀辨

說詭詐雜家以紀兼叙衆說農家以紀耨殖種藝小說家以紀芻辭與

頌六法以紀權謀制度天文以紀星石象緯曆數以紀推步氣朔五行

以紀卜筮占候醫方以紀藥餌針灸一部為集其類有三楚辭以紀騷人怨刺別集以紀詞賦雜論總集以紀文章事類劉昫撰新唐書四史書三其異古今書錄唐開元母氏撰名初元宗內庫書籍皆是太宗同如此

高宗先代舊書開元七年又借繕寫民間異書九年商賤猷等共脩成群書四部二百卷至母氏畧為四十卷各古今書錄以經史子集分四十類總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今此錄雖非母氏全書而綱目大抵已是以其所定著書群書麗藻目錄五代南唐朱遵度撰也凡古今之文章著為六例以總括之一曰六籍瓊華二曰信史瑤英三曰玉海九流四曰集苑金鑿五曰絳闕藥珠六曰鳳首龍編合二百六十七門總雜文一萬三千八百首共勒成一千卷中興書目○國朝崇文總目王堯臣等撰也其書之總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自太祖平定四方天下之書悉歸藏室太宗真宗訪求遺逸起秘閣以貯禁中之籍至景祐中仁宗始詔群儒校定備為總目嘉祐搜訪闕書目首載嘉祐六年六月訪求遺書詔書蓋崇文總目書成後仁宗患

府所藏遺逸尚多於是開獻書之路下諸道求訪皇朝秘閣書目不知作者以類分一十九門總六千七百九卷史館新定書目不知作者載皇祐史館所藏書其目分經史子集四部總一萬四千四百九卷國子監書目熙寧中國子監書庫舊書之數總一百二十五部秘書省書目不知作者錄秘閣書目凡一萬四千九百餘卷高宗中興紹興初再改定崇文總目與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至淳熙中陳騭等復之中興館閣書目與崇文總目並行參會眾見輯成書目七十卷等例一卷凡五十二門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之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復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並中興書目編集古錄歐陽脩所撰自五代以迄秦漢隋唐五代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莫不皆有序卷帖次第無時世後先者蓋隨其所得錄之耳

類書類

類書類

新書漢陸賈作也高帝時賈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文長之術也帝慙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古今注

晉太傅丞崔豹作也輿服第一都邑第二音樂第三鳥獸第四魚蟲第五草木第六雜注第七問答釋義第八

文選

梁昭明太子蕭統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漢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詩賦騷經詔冊令教表書啓牋記檄難問議論序頌贊銘箴策碑志行狀等為三十卷唐李善注折為六十卷善高宗時人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時號書箴所注傳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其子邕嘗補益之與善注並行其後呂延祚等有集注仍三十卷初李善不釋述作之意故延祚與

周翰等後為集注

唐文

皇朝姚鉉集唐人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又論箴表傳錄書序以類相從各分補第門目

西漢文類

皇朝陶叔獻所撰也類次西漢書中詔命書疏奏記策對下說檄難詩箴頌賦贊序先是唐柳宗真為西漢文類其元宗元叙之甚詳叔獻惜此書不見於世因論次為四十卷

唐六典

三十卷唐明皇撰李林甫等注列三公九卿三省三監東宮諸位官秩職員以準周禮六官云

藝文類集

一百卷唐歐陽詢撰按唐志令狐德棻趙世智同脩分門類事附見前世詩賦贊誦牋啓

